

期八十三第

任主雜

誌 紅 雜



THE SCARLET MAGAZINE

行發局書界世海上

CHIENMEN

GRANDE

CIGARETT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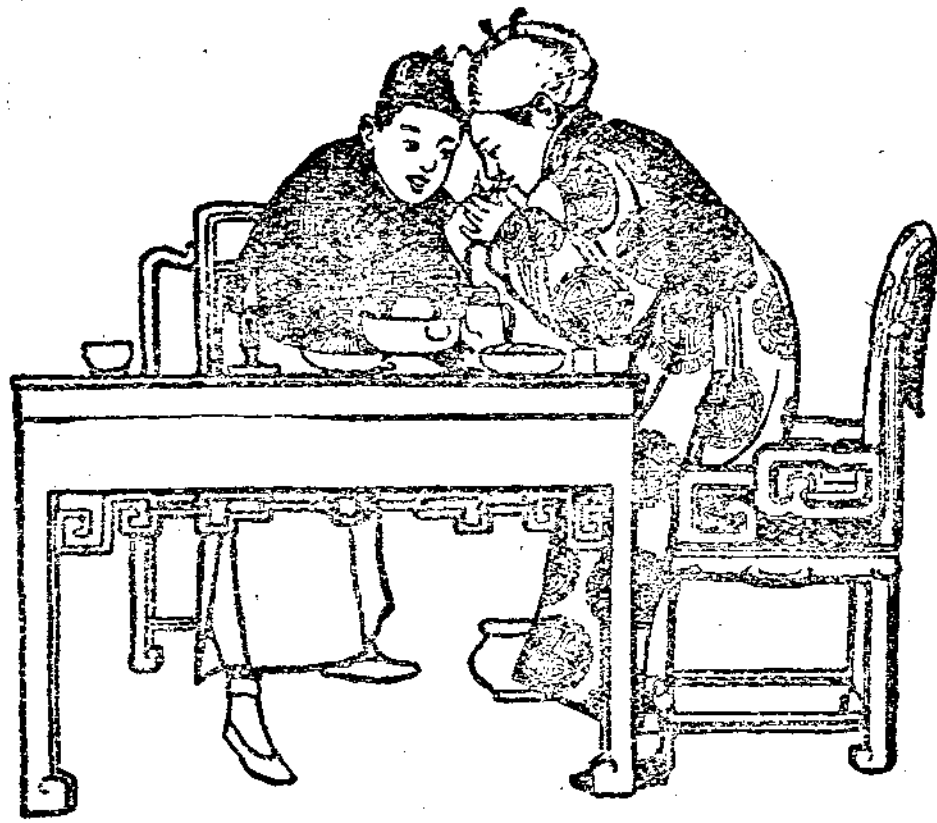
大人物

吸大前門牌香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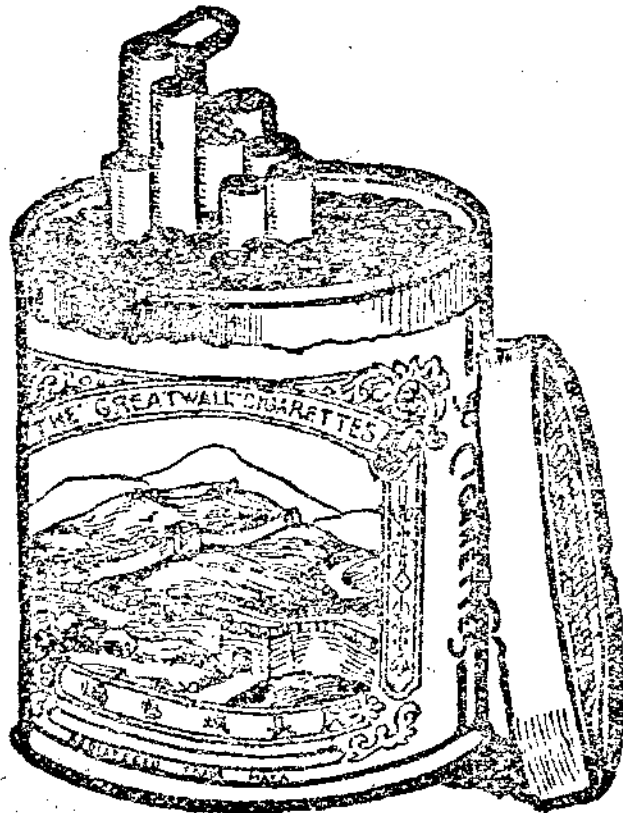
落落大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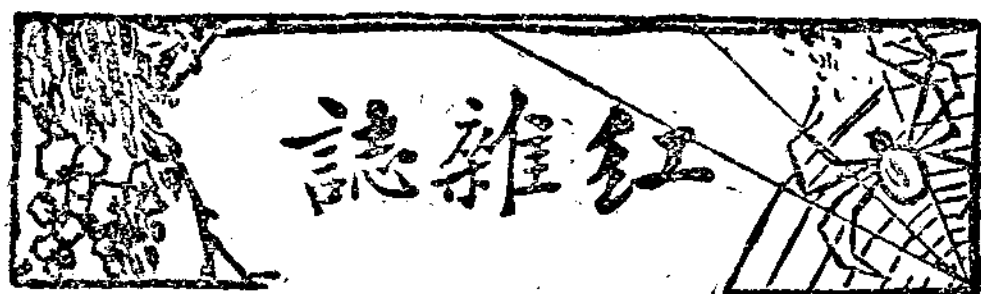
商·英
 司公烟美英華
 司公限有
 理 總



諸君燕客時請
用長城牌香烟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第三十八期目次

長篇武俠小說

江湖奇俠傳

(第九回)(五張)

不肖生

遊戲欄

新謠歌	杏兒別傳	垂楊談蒼	望雲居雜綴	蟹菴閑談	擬抄襲家辯冤呈文	情病	滑稽專電	斗室乾坤	古今名人小軼事	春明閩閩錄	新禽言	杭州西湖景俚歌	紅雜誌與紅花比較	繡湘瑣記	繡餘隨筆
程瞻廬	許瘦蝶	董巽觀	程瞻廬	繆賊菌	姚廣夔	金聲	佚名	謝谷受	鄭逸梅	陸律西	戚飯人	汪立人	周超然	凌笑青	金銘女士

短篇小說

二十年後.....嚴獨鶴

精神苦痛.....程瞻廬

兩個媳婦.....張慶霖

紅娘日記.....徐恥痕

長篇小說

新歇浦潮.....海上說夢人

第三十八回

多事娘妄言空後悔
鍾情兒開變猛寒心

止咳藥茶
 每盒五角
 每包一角
 應萬試萬
 熱咳痰燥咳失音咳日咳及諸般咳嗽無不神效

烏雞白鳳丸

謹告諸君
 九請認五
 庶不致魚
 腰酸痛頭
 孕血崩小
 難可以壯
 之可壯身
 二之聖藥
 半單料一
 函購即寄
 房對門廣
 東種德園
 老藥集店
 總發行所
 中央上海
 河南路
 一六號
 巡捕



治咳
 本園創製此露
 效超著以選化
 料去其渣滓
 和平不寒燥
 不效將各
 老人多咳
 嗽感風寒
 喉乾音啞
 咳日連聲
 喉嗽喉嗽
 火盛咳日
 癢虛寒咳
 腎虧氣虛
 嗽鼻衄血
 嗽以各咳
 患諸般咳
 方知此露
 一元本園
 每只售洋
 州地道良
 之妙品久
 致誤願認
 種德園藥
 局啓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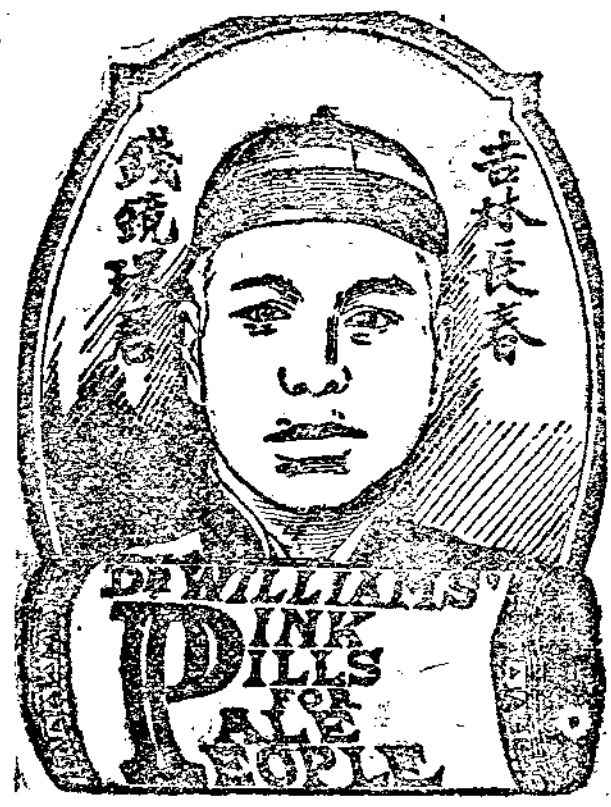
橘紅半夏露

閣下曾覺作事乏與不若疇昔之爽健晨起自覺精神不濟胃納無味日間從公甚為畏懼厭惡若覺如是者必有疾病矣非閣下之環境所致乃是身體衰殘故也必須立即就治以免腦筋衰殘蓋一經成疾療治非易幸勿自誤為要欲使腦筋強健胃納增進遇身強健有力必需調補氣血是也調補氣血之藥舍天下馳名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之外並無他藥能駕乎其上矣即如東三省長春信記交易所稽查員吉林財政廳諮議官錢鏡環君聲稱韋廉士紅色補丸有濟世活人之奇功其原函如左鄙人素在東省歷充政界要差因辦公積勞心之際常覺腦筋弱胃口頓減夜眠不安每當辦公之時常覺厭倦如是歷有年矣雖經名醫調治服盡中外藥餌亦屬漸瘳終難復原適遇友人談及病原有云韋廉士紅色補丸誠世上之仙丹力勸購服鄙人即向藥房購買半打且為試服兩瓶未罄已覺諸恙稍減胃口增加半打未完而病魔若失胃口復原夜眠安然身肢強壯繼又續購一打以作補劑品茲雖逐日辦事亦不勞乏矣若非韋廉士紅色補丸之靈之速何能有如此效驗乎此皆大醫生濟世活人之奇功也感激之忱何日忘之故特肅函布達並祈登之報紙以告同病之君子或可同登壽域大地回春敬此鳴謝

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每服一丸即有一丸之功力其所生新紅之鮮血能滋補週身各部強健有力專治血薄氣衰腦筋衰殘少年虧傷胃不消化瘋溼骨痛皮膚諸恙對於婦科各症尤為神效韋廉士紅色補丸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大醫生藥局函購每瓶大洋一元五角每六瓶大洋八元郵力在內

衛生常識小書奉送

茲有精美衛生小書內容詳備如欲索取即須寄一明信片至以上所列地址原班郵送一本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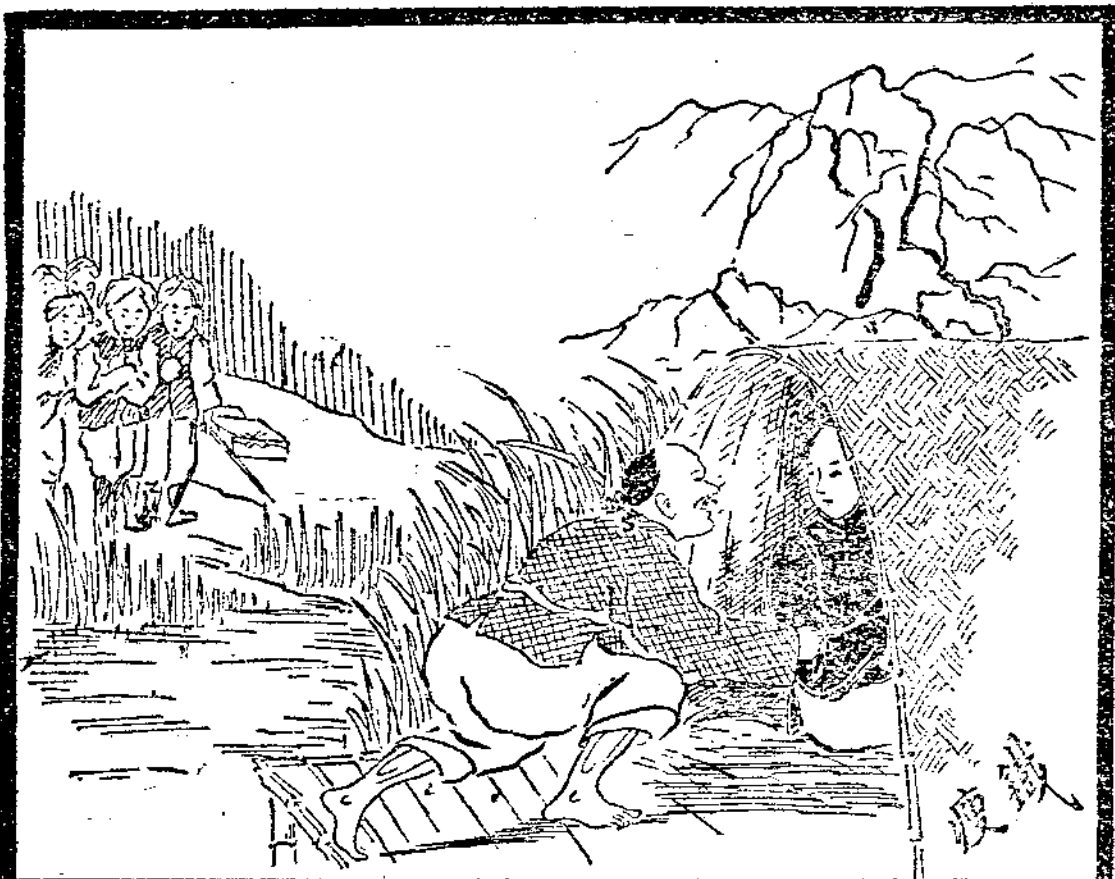


吉林長春 錢鏡環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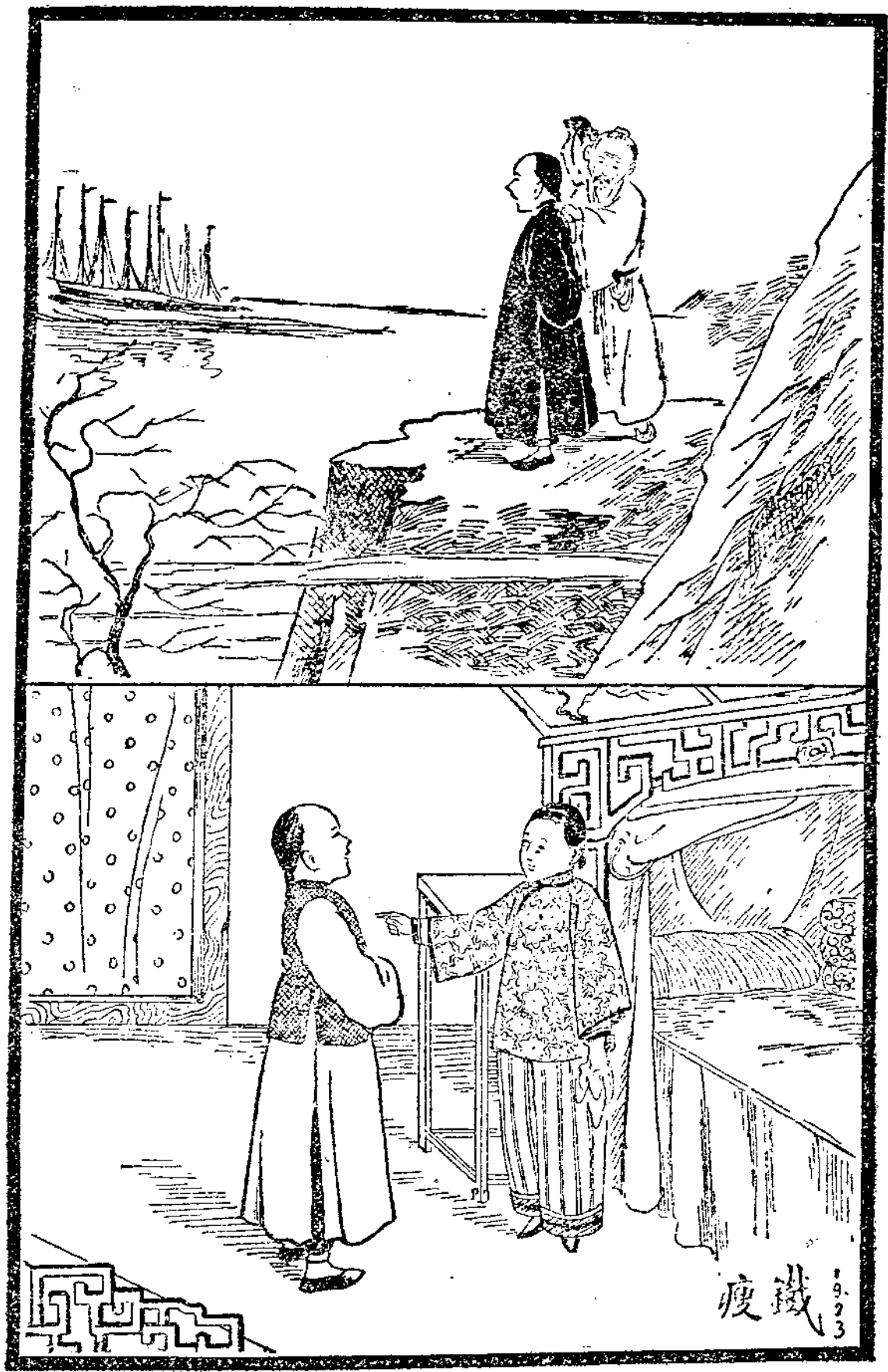
DR WILLIAMS' PINK PILLS FOR PALE PEOP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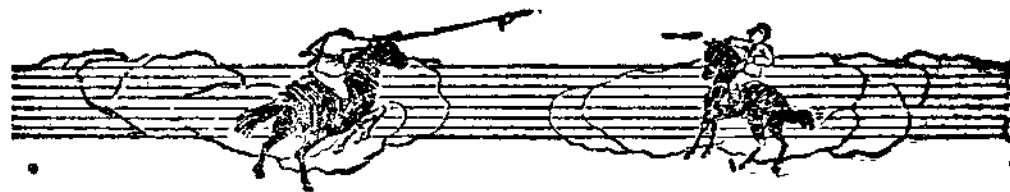
第九回

失鏢銀因禍享聲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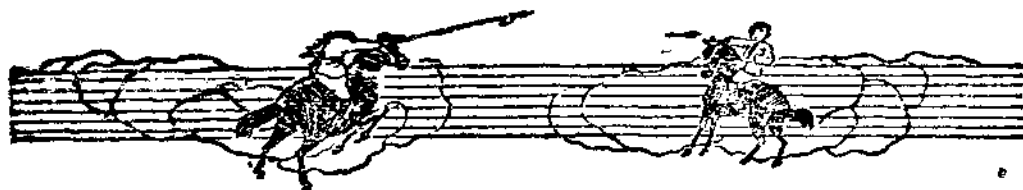


第九回 警盜窟圖逃遇羅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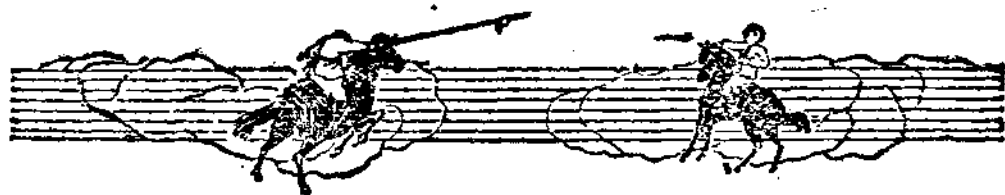




似的一時動了好奇的念頭。信步走進廟門。擠入人叢中一看。原來是一個少年壯士在那裏耍一條齊眉鐵棍。估料那棍的重量。至少也有四五十觔。少年拿在手中。和使一條極輕的木棍彷彿。絲毫沒有吃力的樣子。甘瘤子見了。心裏已是驚異。那少年使完了一路棍。猛然將兩手往背後一反。鐵棍就靠着脊梁。朝地上插下。祇聽得喳的一聲。那棍插入土中。有尺七八寸深。少年隨即聳身一躍。一隻腳尖立在鐵棍顛上。身體晃都不晃動一下。甘瘤子不由得脫口而出的大叫了一聲。好。當時許多人叫好。少年全不在意。惟甘瘤子這聲好一叫出口。少年就好像知道是個內行。連忙跳下地來。對大眾打了一個圓拱手。末了。向着甘瘤子道。現醜現醜。小子借此求些盤纏。也是出於無奈。甘瘤子看這少年。不過二十多歲。年紀生得容顏韶秀。舉動安詳。儼然一個貴家。



子弟的氣概。若不是親眼看見他的武藝。專就他的身材。行止觀察。決不相信他是能使動這般兵器的人。見他向自己拱手。說出這幾句話。即時觸動了擇壻的心。便也拱了拱手。笑答道。佩服佩服。像老哥這般武藝。我平生還不曾見過呢。老兄既是缺少了些盤纏。這是很容易的事。祇看老兄用得着多少。我立刻可以如數奉送。但是此地不好說話。老兄可否去寒舍坐坐。少年欣然說道。應得去府上請安。說時。一手提起放在地下的。一個包裹。一手將鐵棍抽了出來。看熱鬧的人。見沒了把戲看。都一哄而散了。甘瘤子帶着少年。歸到家中。問少年的姓名籍貫。因何在關帝廟賣藝。少年說道。我姓桂名武。原籍是江西南康人。我先父諱繩祖。曾做過大名知府。幾十年宦囊所積。也有不少產業。先父去世。我祇得十歲。祇因我生性歡喜武藝。所以取名一個武字。先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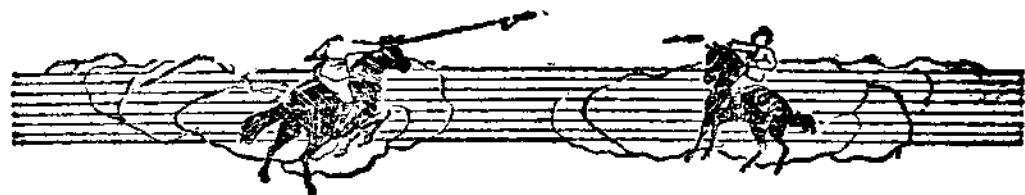
鍾愛我不忍拂我的意思。聽憑我招集些會把式的人。終日在家使槍刺棒。一些兒不加禁止。十五歲的時候。因一樁盜案牽連。我被收在監裏。虧得先父在日。交遊寬廣。不曾把家抄了。然而費耗產業十之七八。才保全了性命。審訊明確。與我無干。釋放我出來。先母就爲這事。連急帶氣。我歸家不上半年。便棄養了。我又不善經營家計。式微之家。不能和富貴人家攀親。我自己見家業凋零。也不肯害人家。閨女幾年。因循下來。不曾娶得妻室。因此更支持不下了。我有一個姑母。嫁在臨湘。祇得到湖南來。想尋着姑母。謀一個安身之所。不料到臨湘。訪求了兩月。沒得着姑母的住處。手邊的盤纏已罄。沒奈何。賣藝餬口。今日初到華容。就遇了老丈。甘瘤子聽桂武所述。正合了自己擇壻的希望。和蔡花香商量。蔡花香見了桂武。這般人物。豈有不合意的。在桂武窮途無所。



依。靠。又。見。甘。家。是。個。大。戶。人。家。的。樣。子。自。也。沒。有。不。願。意。的。道。理。於。是。桂。武。就。做。了。甘。瘤。子。的。贅。壻。和。甘。聯。珠。伉。儷。之。情。極。爲。濃。篤。桂。武。在。甘。家。住。了。兩。年。漸。漸。的。有。些。看。出。甘。瘤。子。父。子。的。行。動。了。猜。想。着。必。不。是。做。正。經。買。賣。的。人。時。常。在。枕。邊。用。言。語。套。問。甘。聯。珠。甘。聯。珠。祇。是。含。糊。答。應。隨。用。些。不。相。干。的。話。打。岔。桂。武。心。裏。有。幾。成。明。白。因。少。時。爲。着。盜。案。牽。連。弄。得。身。陷。囹。圄。母。親。氣。死。家。業。傾。蕩。個。乾。淨。每。一。想。念。到。這。上。面。就。不。寒。而。慄。於。今。反。做。了。這。種。形。跡。可。疑。人。家。的。贅。壻。如。何。能。不。害。怕。呢。這。日。桂。武。因。坐。在。家。中。煩。悶。獨。自。到。外。面。閒。逛。揀。近。處。高。大。些。兒。的。山。嶺。登。臨。上。去。想。使。心。胸。開。朗。正。立。在。山。頂。上。背。操。着。手。遠。眺。忽。有。人。從。背。後。在。肩。上。拍。了。兩。下。因。全。沒。聽。得。脚。聲。倒。嚇。了。一。跳。忙。回。頭。一。看。祇。見。一。個。神。采。驚。人。的。白。鬚。老。者。一。邊。肩。上。立。着。一。隻。大。鷹。笑。容。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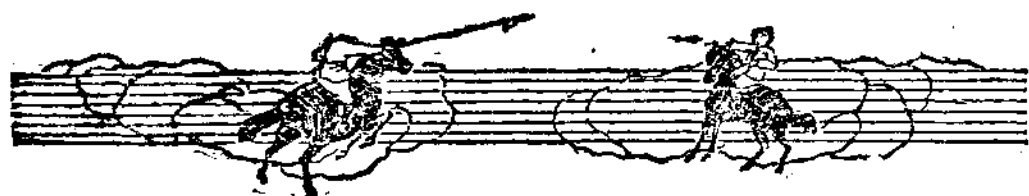
面的立。在。後。面。桂。武。也。是。一。個。很。有。本。領。的。人。自。能。一。見。就。知。道。這。老。者。是。個。異。人。慌。忙。掉。轉。身。行。禮。道。老。丈。從。何。而。來。拍。小。子。的。肩。頭。有。何。見。教。這。個。肩。着。雙。鷹。的。老。者。不。待。在。下。說。看。官。們。也。都。知。道。就。是。金。羅。漢。呂。宣。良。了。呂。宣。良。望。着。桂。武。笑。道。你。歡。喜。做。強。盜。麼。桂。武。心。裏。不。悅。道。小。子。雖。是。貧。無。立。錐。然。生。詩。禮。之。家。辱。沒。宗。祖。的。事。怎。敢。去。做。老。丈。何。以。如。此。見。教。呂。宣。良。又。笑。道。你。既。不。歡。喜。做。強。盜。却。怎。的。久。住。在。強。盜。窩。裏。桂。武。不。由。得。心。裏。驚。跳。起。來。雙。膝。向。地。下。一。跪。叩。了。一。個。頭。道。老。丈。得。救。小。子。的。性。命。小。子。丈。人。的。本。領。遠。在。小。子。之。上。小。子。既。窺。破。了。他。的。行。止。料。定。決。不。肯。放。小。子。夫。婦。走。開。呂。宣。良。揮。手。教。桂。武。起。來。道。猷。子。你。不。好。去。和。你。妻。子。商。量。的。嗎。桂。武。略。低。頭。思。索。忽。覺。眼。前。一。晃。抬。頭。就。不。見。人。了。急。向。四。面。探。望。那。有。些。兒。蹤。影。呢。知。道。功。夫。高。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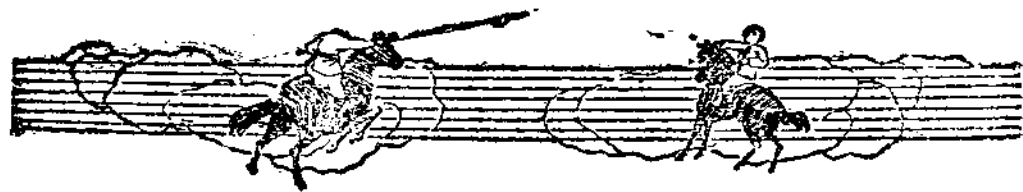
的劍俠多有這種借遁的本領。深悔不曾請問得姓名，祇得下山。心裏計算如何與甘聯珠的話，才走了十來步，見自己丈人迎面走了上來。心裏又是一跳，疑心被自己丈人聽見了，嚇得立住腳不敢動。只見甘瘤子和顏悅色的問從那裏來，不是曾認破了的。神氣才放下這顆心。從容回答了，歸到家中。等夜深人都睡了，輕輕將自己曾被盜累及害怕的心思對甘聯珠說了。甘聯珠初聽時，驚得變了顏色，停了好一會，問道：你既害怕，打算怎樣呢？桂武道：你能和我同逃麼？甘聯珠連忙掩住桂武的口，道：快不要作這夢想。你我的本領想逃得出這房子麼？依我說，你儘可不必害怕。料不至有拖累你的時候。然而你既有了這個存心，勉強留你在這裏，你心裏總是不安。的你心裏一不安，我家裏就更不得安了。自是以走開的爲好。我嫁了你，還有甚麼話說。俗語說的：



好嫁雞隨雞嫁狗隨狗不用說你走我也得跟着走不過逃是萬分逃
不了的無論逃到甚麼地方也安不了身我父親和哥哥明日須動身
出門得十天半月才能回來等他兩人走了你就去對祖母說我的年
紀瞬眼就三十歲了不能成家立業終年依靠着丈人家度日雖蒙祖
母及丈人丈母青眼相看不會將我作外人看待然我終年坐吃心裏
總覺難安並且追念先父母棄世的時候遺傳給我的產業何等豐厚
在我手裏不上幾年弄得貧無立錫若再因循下去不發奮成家立業
如何能對得住九泉之下的亡父亡母咧因此決意來拜辭祖母和兩
位丈母出外另尋事業你是這般向祖母說看祖母怎生答白我們再
來商議桂武聽了很以爲然次日一早甘瘤子果帶着甘勝出門去了
桂武趁這時機進裏面拜見了甘二姨毬卽將甘聯珠昨夜說的話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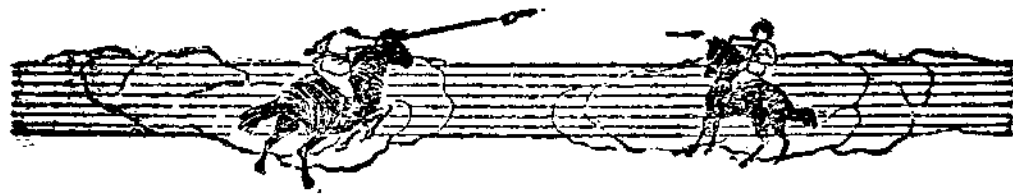


樣說了。說時觸動了自己的心事。兩眼竟流下淚來。甘二嬖驄絕不躊躇的點頭答道。男兒能立志是很可嘉尙的。你要去你妻子自應同去。免得你外面牽牽着這裏不能一心一意的謀幹功名。祇看你打算何時動身。我親來替你餞行便了。桂武心裏高興。隨口答道。不敢當。打算就在明天動身。甘二嬖驄笑着說好。桂武退出來。將說話時情形。一對甘聯珠說了。甘聯珠一聽就大驚失色道。這事怎麼了。桂武道。祖母不是已經許可了嗎。還有甚麼不了呢。甘聯珠歎道。你那裏知道我家的家法。你去向祖母說的時候。祖母若是怒容滿面。大罵你滾出去。倒沒有事。於今他老人家說要餞行。並說要親來餞行。你以爲這餞行是好話嗎。在我們的規矩。要這人的性命。便說替這人餞行。這是我們同輩的黑話。你如何知道。說着就掩面哭起來。桂武道。祖母既不放我。



們。走。何。妨。直。說。出。來。教。我。們。不。走。便。了。爲。甚。麼。就。要。我。們。的。性。命。呢。甘
聯。珠。止。了。哭。泣。道。我。父。親。招。你。來。家。作。女。婿。原。是。愛。慕。你。的。武。藝。又。喜
你。年。輕。想。拉。你。做。一。個。得。力。的。幫。手。奈。兩。年。來。聽。你。說。話。皆。不。投。機。知
道。你。是。被。強。盜。拖。累。了。心。恨。強。盜。的。人。所。以。不。敢。買。然。拉。你。幫。助。然。兩
年。下。來。我。家。的。底。蘊。你。知。道。的。不。少。你。一。旦。說。要。走。誰。能。看。得。見。你。的
心。地。相。投。的。必。不。走。走。的。必。不。相。投。我。全。家。的。性。命。不。都。操。在。你。這。一
走。手。裏。嗎。安。得。不。先。下。手。替。你。餞。行。呢。桂。武。這。才。嚇。壞。了。口。裏。也。連。說
這。事。怎。麼。了。不。知。甘。二。娘。驪。畢。竟。如。何。替。桂。武。夫。婦。餞。行。且。待。第。十。回
再。說。

冰廬主人評曰。此回通篇精警。無絲毫鬆懈之處。能使讀者精神爲
之一振。



彭壽山之言曰。江湖上第一重的是仁義如天。第二還是筆舌兩全。第三才是武勇向先云云。足證盜亦有道。非虛誣也。

下半回在甘瘤子傳中。忽爾夾寫桂武小傳。乃作者行文變化之處。桂武亦奇俠也。故雖久居盜窟。而能不爲美色財帛所動。一聞金羅漢之言。去之若浼。其立品概可想見。甘聯珠叛父背兄。偕夫同逃。就甘氏一方面言。則女心向外。誠無足齒。然亦可謂出污泥而不染者矣。

新歌謠

瞻慮

嫁期到了 譏世俗之奢靡也

嫁期到了。嫁期到了。爺問女兒要甚麼。甚麼東西。女兒都不要。紋銀器皿。也不要。紅木嫁妝。也不要。描金皮箱。也不要。縐紗被褥。也不要。

阿爺聽說迷迷笑。到底女兒好體貼。阿爺心不把嫁妝要。

阿爺阿爺女兒要的東西。輕又輕。攜總不過幾兩錢。幾分零。只要百八。

新 歌 謠



二十年後

嚴獨鶴

經濟絕交！經濟絕交！自從這種聲浪傳播之後。便闕動了社會人士。東也開會。西也演講。都說是大家要對準這個目的。努力進行。這固然很足以表示人民愛國的一番熱忱了。有一天。那香港公園裏面。正開着一個市民大會。許多有名人物。都在那裏演說。一面陳述利害。一面又討論辦法。有些主張和平的。不過教大家放出良心來。實行抵貨。不可有始無終。用意是重在勸告。有些主張激烈的。便想組織查貨會。到各商店裏去查貨。如果查出劣貨來。就要焚燬。用意却又重在懲戒。祇是議來議去。總還是空口說白話。沒有什麼實。

二 十 年 後

一

粒珍珠穿項圈。只要四克拉鑽石嵌。別針只這兩樁小意見。阿爺心裏肯不肯。肯肯肯。嘴裏肯。時心裏疼。只這兩樁小意見。要了阿爺一條命。

杏兒別傳

瘦蝶

杏兒魏郡人。佚其姓。世以其名與幸。同輒以幸運兒呼之。杏兒幼跳蕩不羈。恆借村中牧牛兒嬉遊。雙頰淺絳。似曾買醉於酒家者。玉笛一聲。芳艸千里。誠足令樓上伊人魂銷。意遠也。

在的好方法。到後來忽然有一個人立起來。嚷道：今日到會的同志。中有位華永強先生。他本是一個很有經驗的商家。又新從外洋考察回來。他的學識是很豐富的。見解是很高超的。我想介紹他登台演說。料想他對於這樣大事。一定能發發揮偉論。為羣衆的指導。這說話的却是會場中一個臨時幹事。當時會場中有一部份人聽他這樣一嚷。也不管這華永強是什麼人。就隨聲附和道：不錯不錯。請華永強先生登台演說。說着又拍起掌來。簡直響震屋瓦。

從這一片掌聲中。便有一個衣服很是樸素。神態很是誠摯的中年男子。走上台來。對着衆人深深地行了。一個鞠躬禮。道：我今天到此。本不想發表什麼意見。但既承諸君不棄。一定要我貢獻些愚見。那倒又不得不略說幾句。依我的意思。對於經濟絕交。這個題目。當然是極端贊成。對於諸君的議論和辦法。却不敢貿然附和我。素性質

或譏兒頑劣兒恥之折節讀書既而聽夫子講道於洙泗之間壇坫列坐怡然若有餘味於是文思大進所交皆科第中人每值上苑春和兒輒與鼎甲青年啓探芳之宴作御街之行有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徧長安花之概兒乃仰天大笑曰昔從牧牛兒遊今則科第諸公爭相暱就當可一雪見諂之耻矣雖然文字係美術不適於實用欲展兒抱負不爲良相當作良醫康濟生民夙具宏願吾將於是中求之乃與宋子京交未幾遂

直放大胆說一句像諸君這種辦法都是治標的不是治本的是消極的不是積極的是一時的興奮決沒有永久的實效……他剛說到這裏台底下的人便覺得他的話不很入耳有多數人已經很露着不耐煩的樣子差不多把適纔歡迎他演說的熱度已一變而爲厭惡了那華永強也明知自己這番說話很有些掃興却也顧不得什麼依舊接下去說道我想經濟絕交的根本辦法祇有趕緊振興國貨國貨的出品倘能一天多似一天一天好似一天自然可以戰退日貨不必天天大聲疾呼的說抵制自然能收抵制的實效了他說到這裏台下就有人接口道我當這位華先生別有什麼驚人的議論原來也不過說說振興國貨這一類話真是老生常談我們耳朵裏平日聽也聽厭了何必再要你老先生這樣諄諄指教講到國貨如今國貨的出品也着實不少了等到你出來鼓吹早已來不及

獲。尙。書。之。雅。謔。復。於。董。奉。處。研。究。醫。學。深。明。陰。陽。燥。溼。之。理。瞿。然。曰。道。在。是。矣。董。林。之。名。遂。著。有。舟。行。者。遇。風。誤。入。仙。洲。兒。饋。以。食。得。免。於。死。世。多。其。俠。義。爭。稱。頌。焉。一。日。登。塔。眺。遠。爲。東。風。所。挾。失。足。而。殞。聞。者。驚。走。相。告。曰。幸。運。兒。竟。嫁。東。風。矣。皆。惋。惜。不。置。爲。卜。葬。于。靈。山。勒。碑。以。傳。之。

垂楊談薈

巽觀

滬上招牌。何止萬數。而求其雋永者。

了。華永強聽他這樣說也不生氣。依舊很堅決的說道。目前國貨的出品原不算少。可是論到國貨的成績却就難說了。大概實際上能穀站得住的還是最少。數其餘都不過借他作爲一種投機事業。憑着廣告的作用。胡吹一陣。在大家排貨熱正高的時候。或者也可以吸引許多顧客。得着一時的盈利。但是於物品的製造上。而全不講求。口說是價廉物美。其實都是價昂物劣。人家一比較。反而越顯着日貨的好處了。等到五分鐘熱度一過。便老老實實。依然去光顧日貨。所以照這樣的振興國貨。不如索性說他是振興日貨。因爲有了此類價昂物劣的國貨。簡直是爲叢毆雀。不啻爲日貨登了一種反面的廣告。至於我所說的振興國貨。這其間組織的方法。進行的程序。確乎與目前這些人云亦云的自有不同之點。總之非三言兩語所可盡的。便說到效果兩字也。斷不能期諸一年半載。至少須五年。

竟如鳳毛麟角矣。雜貨店零用物品。命名固難適當。醬園又多冠以萬字。乃肇於南市之萬聚。其始命意亦不可考。

茶社之名。首推一壺春。十年前南京路之著名茶肆也。一壺茶而得春。含蓄不盡。其次當推全羽春。乃撫廬全陸羽二人之名。尚不失茶肆本旨。若一樂天等。則自鄙以下。不足齒數矣。邑廟茶肆。湖心亭。以舊有之名。天然位置。可稱滬上無二。歐美人之遊滬者。必攝一影而去。曰此中國之茶店。

以後纔有些眉目。又至少須十年以後纔能得着實效。諸君祇憑着一時的意氣。好像一開口說經濟絕交。就立刻可以達到目的。真未免看事太易了。……華永強憑着一片誠意滔滔的說。個不絕。誰知台下正有許多投機式的國貨老板和吹牛式的少年志士在那裏都說。他是。有。心。譏。諷。便。齊。打。夥。兒。哄。起。來。道。豈。有。此。理。這。個。人。一。定。是。來。替。日。本。人。作。說。客。的。快。走。快。走。用。不。著。你。在。這。裏。講。話。其。時。場。中。也。未。嘗。沒。有。明。白。事。理。的。人。對。於。華。永。強。的。議。論。點。頭。贊。歎。的。但。禁。不。起。大。衆。這。樣。一。起。鬧。也。就。無。法。勸。止。華。永。強。這。時。却。毫。不。着。慌。也。毫。不。發。怒。祇。長。長。的。歎。了。一。口。氣。很。鎮。靜。的。下。了。台。出。場。去。了。五年後……十年後……二十年後……經濟絕交的效力果然很顯著了。通中國各省的市場上找不到一月賣日貨的商店也。看不見一件日貨。這時候國民的恥也雪了。氣也平了。便是中華民國的。

也。精印之以分贈戚友。前得同學蔣君函。謂在芝加哥而觀我國古式建築。覺雄偉高壯之洋房。但增其鄙俗耳。歐人同此一念。亭以九曲橋點綴之。益復生色不少。然滬上偶遊邑廟者。皆不願過九曲橋。老嫗幼孩。隨追乞錢。古語云。百聞不如一見。信矣夫。菜館以消閒別墅爲最雅。鴻運樓之名。與茶肆之春風得意樓相若。羣以其名之吉利也。亦樂就之。小有天尙可。但不及消閒別墅之風雅蘊藉耳。粵人所設商鋪。除大公司外。多冠一

生。產。力。也。充。分。發。展。了。經。濟。力。也。十。分。寬。裕。了。於。是。大。家。都。含。着。一。種。歡。欣。鼓。舞。的。神。態。和。從。前。咨。嗟。歎。息。的。情。景。大。不。相。同。了。但。是。這。轉。移。國。運。的。功。勞。是。不。是。屬。諸。那。班。開。會。演。說。的。愛。國。志。士？不。是。！不。是。！絕。對。不。是。！那。時。候。全。國。國。民。交。口。稱。頌。都。歸。功。於。那。興。華。國。貨。工。廠。并。且。歸。功。於。那。興。華。廠。長。

這一年春天正在風和日麗的時候。興華國貨工廠開了一個廿週紀念會。取公開主義。凡有來賓一概歡迎。一律待遇。並不發什麼請柬。和入場券。會場的布置。很是樸質。一些兒不鋪張揚厲。但廠地。既十分宏大。一切設備。雖不華麗。却極其完全。夾着整千整萬的來賓。一齊興高采烈。前來赴會。自具着一種蓬蓬勃勃的氣象。那會場設在一個廣場上。全場容納了多少人。一時不能計數。但見萬頭攢動。擠得沒一絲兒隙地。場中間搭了一個高台。台上設着一架很大的

粵字或廣字。其後彩票興盛。招牌亦冠一廣字。以字義而論。廣大無盡之意。或曰。彩票始於廣東之白鴿。其標以廣字者。或亦不忘其肇始之地也。維揚小食。滬上有可居者。者居。疊字之詞。或不解其故。客笑曰。可居。謂既來可憩。過後可憶。者者居。謂近者悅。遠者來。或爲莞爾。書舖之名較雅者。首推掃葉山房。驟視之。乃極如書齋之名。但校書如掃落葉。亦書舖之本行風光。其後書局盛行。遂不囿於一隅。而以世界目光

垂楊談蒼

傳。音。器。演。說。的。人。就。在。傳。音。器。中。講。話。所。以。離。得。很。遠。的。人。也。可。以。聽。得。清。楚。場。中。並。不。設。什。麼。坐。位。大。家。都。站。着。却。是。靜。悄。悄。地。沒。有。半。點。喧。嘩。的。聲。響。隔。了。一。會。猛。然。間。有。一。陣。呼。聲。破。空。而。起。說。是。廠。長。來。了！廠。長。來。了！頓。時。拍。手。的。也。有。脫。帽。的。也。有。都。紛。紛。表。示。一。種。敬。意。看。那。廠。長。時。却。是。一。個。精。神。矍。鑠。的。老。者。他。上。得。台。來。向。大。衆。行。了。一。個。禮。便。道。今。天。本。廠。開。二。十。週。紀。念。會。承。諸。位。來。賓。光。降。當。然。是。十。分。榮。幸。但。是。我。生。性。樸。直。不。喜。歡。多。作。套。語。並。且。今。日。之。會。時。間。有。限。而。應。說。的。話。很。多。在。發。言。上。越。該。要。力。求。簡。單。了。前。幾。天。我。早。已。按。着。各。界。來。信。教。把。本。廠。這。二。十。年。來。的。歷。史。和。內。部。的。情。形。向。大。家。宣。述。一。番。我。想。本。廠。的。事。業。是。全。國。共。見。的。所。以。關。於。本。廠。的。歷。史。外。界。大。概。也。差。不。多。可。以。知。道。便。是。知。道。得。不。很。詳。細。的。祇。要。一。看。本。廠。奉。贈。來。賓。紀。念。冊。一。定。可。以。明。白。了。無。須。我。再。

判之矣。

滬上塵灰。冠於國中。故雖有徐園張園六三園等。既不能公開。任人遊玩。而半淞園遂乘時崛起。或曰半淞園命名。乃剪取吳淞半江水之詩意。同時憶及番禺潘老蘭丈。亦標其所居曰剪淞閣。同一意也。

舞臺之名。始於夏氏兄弟之新舞臺。以前茶園之名。遂致淘汰。新劇始於春柳。春柳之名。幽雅有餘。惟以字面而論。春日之柳。祇與天桃爭一日之長耳。前輩詩集中。多楊花飄零之句。

多說。至於內部情形。本廠向取公開主義。凡有什麼新計劃。新方法。都隨時發表。也無須我再多說。我如今要說的。便是本廠創始的動機。和永久保持着的幾個要點。這興華工廠。實在是生於憂患。因為他所以產生的原因。就因對外問題而起。諸君諒還記得二十年前。我們中華民國爲了取消二十一條和收回旅順大連的問題。大家決定對日本經濟絕交。當時全國風動。都一片聲嚷着經濟絕交四字。這經濟絕交。換一句話說。便是抵制日貨。但我總抱定一個宗旨。以爲抵制日貨的根本辦法。非先設立工廠製造國貨不可。這個意見。我也曾逢人告訴。怎奈當時的人都憑着血氣用事。祇顧鬧那些開會發電等浮文。反以我這辦法爲迂遠。我却始終認定了這條路。積極進行。後來到底被我集合了好些同志。設立這個興華工廠。專揀那日本所有中國所無。或是中國雖有而比較上不及日本的物。

春柳社人物。幾成詩讖。風流雲散。無復當年勝概矣。

酒肆之名。當以馬上侯爲最典雅。蓋取唐詩葡萄美酒一絕句之意義。我人得酒且醉。古來驪場。有幾人回哉。國中年來多事。或亦馬上侯之作祟歟。小醉天次之。俗諺有皇帝萬萬歲。小人天天醉。因曰小醉天。

浴室以尙潔二字爲佳。浴德太迂。浴春太麗。浴旨尙潔。不卑不抗。允爲中庸。

我鄉酒家曰醉白居。然座上之客。非

垂楊談薈

品。設。法。製。造。造。出。來。的。貨。品。必。定。要。物。質。比。日。貨。精。美。價。錢。也。比。日。貨。便。宜。然。後。再。發。行。如。其。不。然。寧。可。將。已。成。之。物。毀。棄。了。再。想。方。法。另。做。所。以。每。造。成。一。種。物。件。就。得。費。却。許。多。金。錢。耗。損。許。多。精。神。此。中。艱。苦。外。間。人。或。者。還。不。能。十。分。明。白。哩。至。於。本。廠。的。組。織。也。有。三。大。特。點。第。一。我。們。因。爲。中。國。從。前。實。業。所。以。不。能。發。達。的。原。因。就。是。無。論。那。一。種。企。業。名。爲。公。司。性。質。實。際。上。却。總。是。大。股。東。攬。權。那。些。小。股。東。對。於。公。司。事。業。不。是。完。全。放。棄。毫。不。顧。問。便。是。聽。着。大。股。東。的。操。縱。結。果。自。然。成。了。個。少。數。專。制。的。形。勢。弄。得。全。局。敗。壞。而。後。已。所。以。本。廠。創。立。之。初。就。力。矯。此。弊。凡。是。股。東。不。許。附。股。在。十。股。以。上。也。不。許。於。自。己。所。有。股。份。而。外。再。私。自。收。買。他。人。股。票。這。樣。一。來。所。有。股。東。並。無。大。小。之。分。彼。此。權。利。平。等。責。任。也。是。平。等。因。此。互。相。監。督。互。相。扶。助。確。具。着。一。種。合。作。的。真。精。神。了。第。二。勞。資。衝。突。是。二。十。

高談賭經。必爭論不勻。（按係擗客公會）終日嘵嘵不休。一不如意。不妨裝作醉態。揮以老拳。蒜臭可聞十里。酒亦下劣。李白有知。必當大哭。然夏日荷塘。每當晚風。亦有一二文人。愛其名之爲醉白也。樂而趨之。大有非此不飲。非飲不醉之概。

望雲居雜綴

瞻廬

滬上南京路。先施永安兩公司雙方對峙。崇樓傑閣。各建屋頂花園。先施

年前一個大問題。我們務要設法避免。這個困難。因此規定。凡屬本廠股東。都要於工業上。真有興味。並且自己能設在廠工作的。對於安富尊榮。專想不勞而獲的。資本家一概謝絕。同時又允許那些在廠的工人。自由附股。即使他們經濟力薄。不能獨力入股。也可以幾個人合附一股。這樣一來。全廠之中。人人算得是資本家。也人人算得是勞動家。這勞資的階級。便無形的融化了。所以別家工廠裏面。常有罷工風潮。足以阻礙進步。本廠却根本上不會發生這種問題。第三。凡屬本廠職員。自廠長以至於工人。每月訂定的俸給。是一律的。而且爲數也很薄。必定要等到廠中有了盈利。纔按成分派。誰多誰少。都依職務大小爲標準。支配得很是平均。從沒有爭競的弊病。照此辦法。大家對於廠務。便格外盡忠竭力。斷沒有坐領厚俸。無所事事的了。這三條辦法。在當初確也感着異常的困難。例如照第一

日樂園永安曰天韻樓春光明媚中
游人往來如織一少年游樂園望衡
對宇適與天韻樓上之麗人相值中
間隔一廣闊之南京路脈脈含情不
得對語惟有佇立以望遙擲眼波而
已比之牛女相逢則南京路恰似銀
河所異者無駕橋之鵲耳余曾戲作
一絕以紀其事云郎在先施屋頂頭
儂登天韻五層樓一條銀漢南京路
牛女相逢不待秋

二十年前余肄業於蘇省高等學校
喜爲同學題渾名謔而近虐自知過

望雲居雜綴

第二條辦法大資本家當然不願入股要想吸收股本就很不容易
了照第三條辦法凡有那些聲價自高或是欲望過大的人都嫌着
俸給太菲餘利厚薄又不能預定不願入廠辦事要想羅致人才又
大費躊躇了但是當時所召爲困難的在今日却都是成功之母要
之本廠同人二十年來所持的目的未嘗不是利益兩字不過這個
利益却是國家的利益社會的利益並不是專爲私人的利益今日
之下國貨算是完全振興了外貨算是完全戰退了論國家的財力
已差不多有世界富翁的稱號和二十年前那種天天愁破產的情
景簡直有天壤之別了但是本廠同人却除各人得了些心血和勞
力的相當代價以外並無一人蠶斷圖利做什麼工業界的大王
：廠長說到這裏全場的人便同時鼓起掌來掌聲既歇廠長又續
說道本廠在草創的時候所造的貨不過是尋常日用的物品並且

二十年後

一一

分然不能改也。時北京推廣大學督學使者（時尙未設提學使，學校事由學政兼管，科舉猶未廢也）考選本校生徒，送往京師肄業。有同學某君者，文學平常，面上多麻癩，其渾名曰白花蛇，亦余所贈也。考選之日，某君不自量程度，亦往應試。余戲贈以一絕云：聞說添招大學科，昂頭癡想吃天鵝。尊文能否如尊面，密點濃圈一樣多。

蘇東坡兩遊赤壁，有一世之雄而今安在之。感人謂周瑜破曹兵於赤壁。

合計起來，也不過三五種。可是經過這二十年的進步，到了目前，廠中出品已經難以計數。扼要的說一句，凡是社會所需求的物品，爲衣食住三者所必要的，不問大小貴賤，都以本廠爲唯一的供給所了。因此國中纔有這一句口語教作「無論老少婦孺沒有一人不用興華工廠的貨品」。無論城市鄉鎮沒有一處不見興華工廠的分廠。就這兩句話而論，已抵得一篇證明書，可以想見本廠發達的概況了。但是論到本廠的發達，確還不止如此。在前十年銷場還祇限於國內，近十年中却漸開拓到海外去了。照目前的情形，便是歐美各大都市也都設有分廠，就近造貨供給一般顧客，所以便是外國人也差不多無人不用興華工廠的貨品了。總之本廠前途正還有無窮的希望。這也有個無形的比例，在二十年前我國的政府成什麼樣子，我國的國勢到了什麼地步，諒來諸君腦筋中都還留着。

其地在嘉魚不在黃州。黃州之山名赤嶼。又名赤鼻。其稱爲赤壁者。蓋音訛也。東坡博極羣書。似不應沿世俗之訛。而不加糾正。余謂東坡豈不知黃州之赤鼻。非卽周瑜鏖兵時之赤壁。其所以沿用訛名而不加糾正者。正貪此一個好題目。可以發抒感慨耳。倘必正其名曰赤鼻。則前赤鼻賦。後赤鼻賦。彷彿替兩個赤鼻者作賦。不亦可笑之至乎。

學究之稱。今人以爲輕賤。然宋代之學究。則甚名貴。王安石更定科舉法。

望雲居雜綴

這種印象。如今的政府。可算得是很賢良的了。國事也可算得是很安靖的了。我們在從前那種艱危的時世。還能努力奮鬥。克底於成。那麼現在逢着這樣很好的時會。自然格外進行順利。此後的進步。一定還要超出以前萬倍哩……衆人聽廠長這樣說。格外精神煥發。頓時全場歡呼起來。那位廠長也便於歡呼聲裏含笑行了。一個鞠躬禮。下台去了。

廠長下了台之後。這裏許多人便紛紛議論。無非是贊頌那廠長的功勞和興華工廠的成績。內中有幾個老者。却默默的太息道。想不到二十年前。在市民大會中。被人閔下台來的華永強。今日之下。竟成就了這樣大的事業。

介紹新刊 老友尤半狂君創辦『癸亥』週刊。格式新穎。取材嚴謹。讀者如願購閱。請向蘇州夏候橋元社接洽。
(濟羣)

二十年後

一三

殿試分五等。其第四等賜學究出身。第五等賜同學究出身。學究名稱與進士相埒。誠哉其名貴也。宋人筆記稱趙普爲趙學究。水滸傳稱吳用爲吳學究。均非輕賤之詞。或曰唐人視學究尤重。幾儕之於神聖。余詢其故。則曰君不見李白上韓荊州書有「學究天人」之語乎。學究稱天人是神聖不可侵犯矣。余爲之啞然。余曾以「秋水凝眸都休無乾淨」射俗語一句。「眼瞎還」又曾以「尾」字射俗語二句。「棺材裏伸出



精神苦痛

程瞻廈

無朝非花靡夕不月。鷓鴣接翼。鱗比鱗。朱韻士與沈玉儂之蜜月佳話。傳徧闔廬城中耳。其事者。輒豔羨不置。微獨動人。豔羨即天上神仙亦應妒煞。

韻士者。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席祖若父厚蔭。富甲一鄉。弱冠時。參媒氏。約登門作伐者。直欲踏破戶限。不日某女郎。玉貌綺年。與公子足稱良偶。即曰某女士。才貌冠時。儂以公子足當一對璧人之目。願韻士聞之。落落鮮所許可。韻士所心醉者。祇玉儂耳。玉儂負豔名。拜

手來……臂膊向外彎」

曩年懸謎時曾以過渡格撰數謎一

曰「定是西伯慕」射四子二字漢

人名一爲「必文……王陵」二曰

「你走錯了」射四子人名一漢人

名一爲「子路……程不識」所謂

過渡格者兩概之謎底須作一句讀

也又以「身材尺一着貂裘」射左

傳人名一藥名一爲「寺人披……

蟬衣」則過渡而兼拆字蓋言十一

寸人披蟬衣也

余妻謂俗稱門鈴爲響鈴鈴此三字

望雲居雜綴

倒石榴裙下者奚止韻士一人然而情場決勝錦標卒爲韻士所奪
說者謂金錢萬能神通廣大美人一片心惟金錢得以吸收之然而
韻士與玉儂均否認此說韻士曰吾得玉儂奏凱於神聖之愛情而
金錢無與焉玉儂曰儂嫁韻士聽命於愛神旗幟之下而財神無與
焉其所剖白者如是然耶否耶姑置不論而韻士與玉儂於是乎享
盡人間之福矣

玉儂厭居市廛有山林之癖韻士曰靈巖山麓吾之別墅存焉涼亭
燠館敷金碧而炫丹瑤室室庖福位置咸宜山鳥足以養我性林花
足以悅我魂吾與卿終老是鄉則方壺員嶠猶在人間也玉儂聞而
大樂於是婚歌唱罷此一對珠輝玉映之新夫婦同至別墅度蜜月
一角朱樓時見雙影風光旖旎望若神仙談鄉土歷史者謂吳宮花
草消歇至今西施已隨范大夫去靈巖豔跡已成數千年前歷史上

精神苦痛

蟄庵閒話

甚為巧妙。余詢其故。則曰。凡人呼響鈴鈴三字。其口即效響鈴鈴之狀。舌之顫動。又彷彿鈴舌之顫動也。余即迭呼響鈴鈴響鈴鈴。舌果顫動如鈴。舌適符余妻所言。不禁大笑。

蟄庵閒話

賊隱

花君花相

贈妓聯香豔易。而寫情恰合身分難。妓女為公共娛樂品。女閨中雖不乏絕代佳人。然譽之過度。及相思太切之辭。皆與贈妓女不合。若徒堆砌香

精神苦痛

一六

名詞。賴有韻士。玉儂為山川點綴。生色而使香溪水。香響。屨廊。又聞。屨響一時。豔遇不讓浣紗女。專美於前矣。然而韻士玉儂何如者。韻士灑脫不羈。非甘作寂寞生涯者。驅車趙李。走馬胭脂。其素志也。徒以既得玉儂。則生平豪志。不妨犧牲於美人。一言之下。况山明水媚之區。擁此天上安琪兒。以飽餐其秀色。縱云寂寞心。亦甘之。特有時靜極。思動一念。及紙醉金迷之樂。不免增幾分根觸耳。玉儂之厭棄塵囂。亦迫於時勢之要求。而非其素志。玉儂未嫁時。以善於交際。傾動一時。舉凡音樂跳舞演說諸大會。在在有玉儂之衣香鬢影。時人稱之曰社會之花。今乃絢爛之後。歸於平淡。徜徉山水。不樂市塵。玉儂之迫而為此。豈得已哉。情場決勝者。韻郎。彼失敗者。情何以堪。設仍出入於繁華社會。而與情場失敗者相邂逅。將刀斫水。水仍連舉刃。割情情不斷。則一寸芳心。或不免增許多皺皺耳。玉儂移居

豔字面。則又膚泛。無已。惟有用嵌字法。蜂腰鶴頂。任意取裁。聯之佳者。集用成句。然能恰合身分。則爲成句所拘。更非容易。金陵姊妹花。伯名花。君仲名花相。並負時譽。能以色相顛倒。衆生。遂鞭公子。走馬王孫。嘗鼎一臠。若受異寵。某君風流年少。一見傾心。銅雀臺中。二喬並擁。大有樂不思蜀之意。家書疊至。促其速歸。某君方開綺筵。集諸名士。共飲繡閣。家人又着青衣至。速其歸里。花君花相亦喁喁耳語。切切私問。某君不勝惆悵。時座

蟄庵閒話

僻境屏絕塵囂。正以理焚亂之情。絲而歸之。於一。一者何也。以滿腔之熱愛。貢獻於韻郎一人而已矣。彼韻郎者。亦欲以滿腔熱愛。貢獻於玉儂一人。蜜月中。愛情熱度。達於沸點。韻士嘗謂玉儂我二人。愛情之熱。無以復加。即攜手渡南北冰洋。亦煦煦焉。如登春臺。靈巖雖僻。究係名勝之區。何冷落之足云。斯言也。玉儂在蜜月中。耳熟能詳。以韻士言之者。匪一次也。設韻士果能永保持此熱度者。吾草此篇。殊平平不足動目。惟有描寫其閨房豔福而已。瑣瑣焉。作蜜月中之起居注而已。昔人詩云。文似看山不喜平。因文字上之不平。不得不另起波瀾。以振起吾筆下之局勢。然而文字中有波瀾。愛河中遂多漩湫矣。筆尖兒不肯做美。實迫於文字上之要求。有非著作人之所能自主者。閱者諸君。當能爲著作人諒解一二也。

精神苦痛

中某客遍觀綉閣中諸聯。均不稱意。乃謂某君曰。以君之才。何不各贈一聯。壓倒元白。增名花之色耶。某君首肯。命人購聯。花君花相。親為磨墨。聯至。不假思索。提筆疾書。花開堪折。直須折。君問歸期。未有期。座客皆歎服。復書第二聯。亦寫花開堪折。直須折。某客曰。君醉耶。此贈花相者。胡為亦書此上聯。何以覓對。某君笑而不語。展聯書曰。相見時難別亦難。借用相字。想入非非。集成語對仗如此之工。寫情如此之合。天造地設。若古人之

無賴。東風綠徧吳宮。芳草枝頭好鳥嚶嚶。作求侶聲。春山聳翠。經以宿雨如宓妃之初沐。韻士與玉儂同倚欄干。遙望嶺上晴雲。經日光之注射。燦然若五色之穀。因笑語玉儂曰。大好春山。籠以五色面幕。為狀。殆似新嫁娘。正消魂。到十二分處也。玉儂曰。儂非新嫁娘矣。回憶蟬紗幕面時。忽忽已更寒暑。不知今日之儂。尙夠君幾分消魂否。韻士笑而未答。忽奚僮來報門外有一女郎。挈其雛婢。款扉來面。主人云。有要事相託。韻士詫曰。女郎耶。誰也。汝識其人否。僮曰。似曾相識。但不憶其姓氏。旋曰。非也。月份牌上之美人。有幾分與女郎相肖。吾見其面。遂若熟識耳。噫。主人箇女郎。美至不可思議。除却月份牌上之美人。殆無可與之比擬者。主速往面之。當知吾言非僞。韻士聞言。益怪。因語玉儂。吾當往面其人。以詢來意。語次。不待玉儂報。可即匆匆出。玉儂默自計議。韻士之愛情熱度。非昔比矣。身在山林而心

詩特爲之造材料者。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誠哉是言也。

戲擬抄襲家呈文

廣襲

爲賞罰不均。請求伸雪事。竊某等少。讀詩書。素親翰墨。十年窗下。嘗用苦功。一賦千金。豈非應得。祇以記憶力太薄。遂致錦繡才長埋。心常痛恨。技癢難熬。用借他人之作。以揚自己之名。蓋名譽爲第二之生命。某等爲闈

戲擬抄襲家辭苑呈文

繫燈紅酒綠間。渠雖諱莫如深。而心坎中語。往往從睡夢中踴躍而出。猶幸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一年以來。不致寒鏡盟而背釵約。愛神之靈。實照臨之。今無端來一麗人。踵門相訪。渠竟得意忘言。亟亟焉以面彼美。舉步促心不固矣。儂當潛蹤以偵之。因潛蹤至會客室外。從門隙窺之初。僅見彼美之背影。意猶未愜。忽彼美回頭一笑。與韻郎作絮絮語。所語云。何玉儂未遑注意。亟欲一識彼美之面。既見面矣。玉儂遽受一劇烈之激刺。返身入內。喃喃自語曰。情海中暗潮生矣。天乎。夫復奚言。

韻士會客畢。入告玉儂曰。吾嘗得一佳消息。至山川有幸。乃有一妙齡女郎。來此清閑之境。欲與吾卜鄰。旋又自悔。失詞變易。其論調曰。渠意欲與卿卜鄰耳。卿居鄉間。落落少知心。女友今得個女郎爲鄰。綠楊當戶春。作兩家異苔。同岑碧。凝一色。不但名山多一美人。抑且

精神苦痛

一九

戲擬抄襲家辯冤呈文

發。個。人。名。譽。顧。全。第。二。生。命。計。何。能。
不。行。此。終。南。捷。徑。事。雖。逾。分。情。尙。可。
原。世。人。吹。毛。求。疵。竟。妄。以。謄。文。公。抄。
襲。家。之。頭。銜。相。加。某。等。德。薄。才。疎。何。
能。膺。五。爵。之。首。封。更。何。能。與。大。家。之。
前。列。名。既。不。稱。義。亦。難。安。即。進。而。言。
之。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試。問。皇。
皇。大。文。學。家。大。著。作。家。之。出。品。何。一。
字。非。由。康。熙。字。典。中。抄。襲。而。來。不。過。
七。拚。八。湊。遂。掩。盡。天。下。人。之。目。而。據。
為。己。有。則。其。欺。世。盜。名。且。不。如。某。等。
直。截。痛。快。一。字。不。易。之。為。貴。矣。何。以。

精神苦痛

二〇

璇。閨。添。一。韻。友。卿。聞。之。當。亦。拊。掌。稱。快。玉。儂。態。度。冷。靜。徐。徐。而。應。曰。
君。作。此。語。儂。殊。不。知。何。以。作。答。儂。固。未。嘗。浼。君。以。物。色。韻。友。也。且。若。
人。為。誰。儂。尙。未。知。君。又。何。從。而。知。若。人。為。儂。之。知。心。女。友。耶。韻。士。經。
此。詰。駁。顏。乃。大。頰。幾。無。以。置。喙。旋。又。強。詞。曰。惟。惺。惺。乃。惜。惺。惺。吾。觀。
個。女。郎。吐。詞。溫。雅。與。卿。相。肖。私。意。計。之。當。為。卿。之。良。伴。耳。因。言。女。郎。
莊。其。姓。素。娟。其。名。會。畢。業。於。圖。畫。美。術。學。校。因。慕。靈。巖。名。勝。擬。卜。居。
三。數。月。日。對。青。山。撫。臨。畫。本。聞。吾。別。墅。有。餘。屋。商。賃。一。椽。俾。便。安。硯。
雅。人。深。致。令。人。敬。佩。且。卿。亦。性。喜。染。翰。得。素。娟。為。之。伴。商。榷。畫。稿。易。
索。解。人。韻。友。之。稱。蓋。謂。此。也。玉。儂。曰。然。則。君。已。許。之。耶。曰。許。之。矣。玉。
儂。攢。眉。曰。儂。終。覺。君。此。舉。為。多。事。以。儂。觀。之。不。妨。俟。渠。再。來。時。婉。言。
卻。之。須。知。此。間。別。墅。為。吾。二。人。快。樂。之。行。窩。設。以。第。三。人。參。列。其。間。
精。神。上。或。將。感。受。不。快。卻。之。卻。之。弗。容。緩。也。韻。士。曰。否。：。此。一。否。字。

世。人。于。彼。則。尊。之。為。大。文。豪。為。大。著。作。家。于。此。則。詆。之。為。膽。文。公。為。抄。襲。家。天。下。不。平。之。事。孰。有。甚。于。此。者。耶。為。此。具。呈。上。聞。懇。請。詳。予。察。核。假。某。等。以。再。版。自。由。之。權。並。請。治。告。發。者。以。破。壞。名。譽。之。罪。則。抄。襲。界。幸。甚。矣。謹。此。上。呈。抄。襲。界。同。人。公。稟。

情病 (仿雜說四)

金聲

世。有。美。女。然。後。有。相。思。病。相。思。病。常。有。而。美。女。不。常。有。故。雖。有。相。思。每。迫。

情病

入。於。玉。儂。之。耳。為。破。題。兒。第。一。次。玉。儂。向。與。韻。士。言。韻。士。輒。唯。唯。而。無。否。否。今。也。婉。語。磋商。竟。遭。否。決。韻。郎。韻。郎。心。絃。彈。別。調。矣。玉。儂。驟。聞。否。字。知。昔。日。之。盟。山。誓。海。將。成。泡。影。憤。懣。至。不。可。言。而。韻。士。態。度。自。若。侃。侃。而。言。曰。吾。已。面。許。素。娟。賃。屋。在。理。不。當。反。汗。且。三。數。月。間。為。期。甚。暫。卿。何。必。作。詭。誕。之。拒。至。云。素。娟。寓。此。吾。二。人。將。感。受。不。快。此。則。神。經。過。敏。之。談。吾。敢。決。其。必。無。此。事。實。也。玉。儂。含。噴。曰。君。以。為。可。斯。可。矣。儂。又。奚。敢。贅。一。詞。語。次。胸。頭。自。念。曰。情。海。中。暗。潮。生。矣。已。矣。儂。將。奈。何。

越。數。日。此。青。年。女。美。術。家。莊。素。娟。遷。入。別。墅。什。物。至。簡。單。人。亦。寥寥。素。娟。以。外。止。一。執。爨。婢。一。蒼。頭。奴。子。而。已。入。門。之。際。素。娟。謁。女。居。停。主。人。沈。玉。儂。意。態。殷。勤。備。述。聞。聲。相。慕。之。切。而。玉。儂。殊。落。落。不。欲。與。之。多。言。韻。士。見。之。意。大。不。安。以。為。玉。儂。不。應。如。是。慢。客。因。向。素。娟。獻。

精神苦痛

三一

滑稽專電

於嚴父母之命。呻吟於牀第之間。不以相思稱也。病之相思者。一日或週。腸十二。醫病者。不知其為相思而醫也。是病也。既有相思之實。朝不寢。夕不眠。情深不外現。且欲與常病等。不可得。安知其為相思也。醫之不得其法。治之不能盡其長。藥之而不能對其症。診脈而告之曰。此人無病。嗚呼。其真無病耶。其真不知病也。

滑稽專電

佚名

精神苦痛

二二

殷勤諛詞。滔滔不絕。口而素娟。殊落落。亦不欲與之多言。同居月餘。素娟鎮日樓居。不輕易越雷池一步。韻士大失望。起咫尺天涯之感。有時託婢子傳語。謂別墅花開甚盛。乞女士下樓賞玩。須臾婢子來。覆謂如女居。停主人見邀。小姐將應召。惟恐不速。今承男居。停主人見邀。小姐言無下樓之必要也。韻士聞之心坎作奇癢。不可爬搔。因商諸玉儂曰。素娟居此匝月矣。卿乃冷淡處之。不一作東道主耶。玉儂曰。不作東道主。何與君事。韻士笑曰。與我雖無干。願揆之於理。似非所以待嘉賓。且卿又雅善交際。春風口角。使人意消。奈何對於素娟。獨持傲慢之態度。玉儂沈吟片時。攢眉而言曰。君之心。儂喻之矣。儂非有憾於素娟。而不與之接近。願欲保守吾二人之幸福。則以不與素娟接近為宜。否則。玉儂含意未伸。而韻士覺語語生稜角。一刺入心坎。默然久之。旋又央懇曰。願卿勿疑吾。倘得卿之介紹。而

豬太歲蒞任僅一月。對於舊時人員。大加摧殘。致結狗黨毒。聞不出旬日。必有一番豬狗大戰矣。

月下老人鑒於世風日下。狂瀾難挽。決意上書辭職。玉帝擬委豬八戒接替云。

玉帝以勞工問題。對於月宮吳剛。有釋放意。嫦娥恐連日操練娘子軍。欲謀不軌。

斗室乾坤廬筆記

斗室乾坤廬筆記

時與彼美晤面者亦惟以友誼待之。決不作苟且想。且可指天立誓。吾二人前途幸福。始終圓滿。決不受毫末之影響。玉儂微喟曰。君必欲儂爲介紹。儂惟有勉從君命而已。誓言具在天日。共聞願君保守此信條也。韻士曰。唯（句）不敢忘。

以長日樓居之素娟。一經玉儂相邀。而蹤跡乃出入於花間月下。有時銜杯相屬。軟語纏綿。有時促膝坐海棠花裏。玉儂彈檀槽琵琶。而素娟侑以樂府新聲。餘音繚繞樹間。不啻董雙成雲和之奏也。韻士周旋於二喬間。左顧右盼。此樂殆非人間所有。願韻士猶慊然有所不足。蓋見素娟與玉儂情意相投。融如膠漆。而以已挿身其間。素娟殊不輕假以詞色。似多情。又似無情。蓬山將近。而罡風又吹。而遠之神魂顛倒。莫可自持。因於玉儂前微露其意。曰。只道巫山在那廂。又誰知巫山遠隔似天樣。玉儂愜然曰。君曷爲作此語。韻士笑曰。卿之

精神苦痛

二三

某道士

餘姚與上虞交界處。有山名大嵐。巍
 峨險峻。居民稀少。惟樵夫與獵戶間
 往來於山麓山之深處。即樵獵亦絕
 跡。因此淪為盜藪。盜恃天然形勢。官
 兵不敢進。勦肆行無忌。良民苦之。某
 日。有道士經行山下。突被盜匪五六
 人。劫入巢穴。屋宇深邃。有類巨室。未
 幾。見廳事間燃巨燭。案陳三牲福禮。
 囑道士披羽氅。叩禱神祇。旋出竹筒
 一。滿貯竹籤。盜魁持筒跪下。口作默

雙瞳如愛克司光洞見人之肺腑。尙偽作不知耶。玉儂俯首至臆。太
 息者再旋曰。君之用意。儂早知之。向日不敢輕與彼美往來者。正為
 此耳。君乃強儂介紹。必與彼美作友誼。上之周旋。且申以盟誓。謂友
 誼以外不作苟且之想。而今則何如者。既得隴又望蜀。在君固不足
 怪。而儂於前途將因此而抱無窮之悲觀。韻郎願君勿作愛神
 座下之叛徒。儂將與彼美絕交。以消戢君之野心。而吾二人鴛鴦之
 牒。可免受一重大之打擊也。韻士聞絕交二字。意乃大駭。亟曰。卿勿
 與素娟絕交。卿若絕交。則吾精神上所受之苦痛。當與宣告死刑無
 異。玉儂曰。儂不與彼美絕交。則君之野心。弗已。儂精神上所受之苦
 痛。亦當與宣告死刑無異。韻士又指天自白曰。卿苟令素娟假我以
 詞色者。則吾之感。卿天長地久。永無了期。鴛鴦之牒。益臻圓滿。決不
 受何等之影響。且吾於素娟。祇求為不拘形跡之密友而已。天日在

祝狀祝訖將筒狂搖及數十下卽有一籤躍出筒外衆爭視之並將此籤插入爐內事畢紛紛作鳥獸散道士初被刦入驚駭欲絕及見所爲尤覺詫異遂往爐邊竊視之籤上書孫豫盛三字不明何義窺羣盜盡散卽乘隙逃歸越數日聞市上爭傳孫魏鎮孫豫盛家被刦事道士至是始恍然於盜魁叩禱神祇及搖筒出籤之意追想筒內餘籤必徧書各鎮市富室姓名者盜匪行劫孰先孰後其標準本亦難定卜之以籤允稱公平儻

斗室乾坤廬筆記

上不萌他志卿其可以釋然語次竟屈膝玉儂前以待報可玉儂慍曰儂以爲不可而君必強勸之無已惟有勉從君命耳誓言歷歷君勿得尺進尺再萌他想也韻士跪而應曰唯不敢忘花間攜手月下談心韻士與素娟實行其社交公開而無男女間之隔閡玉儂屢屢私誡韻士謂君之希望今已如願以償脫或再有要求儂將無以相助儂縱相助亦非君前途之福君其識之韻士始焉應之如響迨玉儂言之再三則微笑不答漸且嗤之以鼻韻士以爲玉儂之言大有醋意故不笑以口而嗤以鼻蓋其心醉素娟由縞紵之歡將進而謀枕蓆之愛野心勃勃匪伊朝夕得尺進尺玉儂固不幸而言中矣顧韻士每與素娟遊玉儂必偕往躍躍欲出之乞婚語終以礙於玉娘未由宣洩一日玉娘偶櫻小極日高三竿猶壓繡衾而臥韻士喜曰時機不可失也亟約素娟作戶外之遊行以吸納新

精神苦痛

古今名人小軼事

所謂盜亦有道歟。

古今名人小軼事

逸梅

清孫岳頌幼年在樓上墜下左目微傷及愈因疤痕而縐似比右目略小矣初名某其父乃為改今名蓋比之岳鄂王之稱大小眼將軍也又嘗自稱岳盼蘇城孫岳頌場俗稱松鶴板場者即以孫故宅得名王惕夫夫人曹墨琴女史才名並於

精神苦痛

二六

鮮空氣為辭素娟信其說因與偕往時值春末夏初四山濃綠直撲眉宇二人把臂穿林徐步石磴而上泉聲出石齒間泠泠然如奏求凰之曲登山可半里許素娟曰可以返矣玉姊有恙吾輩不宜久滯遊蹤增彼寂寞韻士曰為時尚早吾輩宜恣意遊覽勿阻雅興行行重行行復半里許長松下有一涼亭因偕往休憩焉長風翻濤空翠滴袖林壑之勝無逾此者韻士四顧無人忽向素娟屈膝曰吾擊愛之素娟語尚未宣素娟駭極欲遁韻士牽其裙曰卿毋然容我畢其詞擊愛之素娟乎吾謹掬滿腹之熱忱向卿乞婚素娟亟呼曰玉姊速來韻士窘我韻士曰卿亦太憨生此間距家至遠卿呼玉姊豈聞之素娟曰然則君曷為而窘我韻士曰吾以卿為命運之明星靈魂之燈塔卿倘肯嫁我則我之愛卿如初夏之寒暑表逐日增高其熱度素娟曰此烏可者小姑雖無郎使君自有婦君今作此請不知

揚夫。聞貌雖端秀。而膚色微黑。曹本字玉琴。結褵後。揚夫戲之曰。卿號玉琴。玉字殊不稱。今易墨琴。何如。曹知戲已。卽亦願之。乃笑學郭橐駝語曰。名我固當。蓋以同時某名士之妻。亦有字玉琴者。曹知之而固欲改之也。明夏原吉開濬夏家河。得某處土詩曰。尺土寸田皆入貢。更無隙地種梅花。還朝以入奏。賜梅花地十畝。獨其租。世世今梅花地之名尙存。顧不甚著。滄桑幾閱。變爲農圃矣。

將置玉姊於何地。韻士曰。請效英皇故事。不分嫡庶。祇以姊妹相稱。素娟搖首曰。吾與玉姊爲性命之交。殊不願奪人之愛。使玉姊感受不快。韻士曰。彼器量素寬。且與卿契合。決無妒意。卿其可以無慮。語次。欲吻其臂。素娟不與。且曰。君勿孟浪。此事再容考量。儂與玉姊一見如舊相識。儂以玉姊爲命運之明星。靈魂之燈塔。玉姊果有此意。儂卽降爲妾媵。意亦甘之。否則君幸勿作此想。韻士曰。彼蓄此意久矣。素娟曰。雖然。儂必以玉姊一言爲重。玉姊不親與儂言。君縱愛儂。儂誓死不敢從。命韻士知不可強。因曰。卿旣云然。吾當使玉儂親向卿言。以釋卿疑。乞婚之事。至是小有結束。素娟誠韻士曰。君可以起矣。不聞有樵子唱歌聲。耶。於是韻士蹶然而起。復偕素娟筓徑返。慣於屈膝之朱韻士。一演於涼亭之下。再演於繡闥之中。涼亭屈膝爲素娟繡闥。屈膝爲玉儂。然爲玉儂屈膝。卽所以代表其爲素娟屈膝。

古今名人小軼事

戊戌政變。康梁逋逃海外。其他株連被譴者。多一時知名士。江亦與焉。聞軍機寄諭問某中丞。以江標是否同謀。某中丞本不悅於江。因謂康梁先逃。難保非江以風聲洩之云云。當時以為難保非三字。可與莫須有遙遙相對也。

沈歸愚先生有書舍。曰七來室。取七日來復而名之也。或曰。先生少時喜蓄蘭。曾竊得名蘭一種。喜而名其書舍。又不便直言。故諧聲以寓其意也。先是。先生有素心蘭方開。供之廳事。

精神苦痛

膝蓋韻士之所跪求者。欲借重玉儂一言。納素娟為副室耳。玉儂恨曰。薄倖郎。儂早知爾有今日也。食言者不肥。誓盟歷歷。言猶在耳。爾獨忘之乎。韻士泥首曰。卿責我。我不敢辯。但求容納。我今日之請。願我於卿之愛情上。必加一重保障。天荒地老。歷劫不磨。玉儂冷笑曰。爾勿進甘言。儂今不受爾給矣。且釵盟鏡約。至是已根本推翻。縱甘言亦復奚益。爾戀素娟。儂不從中梗阻。但須解除我二人夫婦之關係。離婚手續。一一完備。然後謀娶素娟。未為晚也。韻士聞離婚二字。且驚且喜。旋曰。卿言確耶。慎毋以此相戲。玉儂正色曰。儂志已決。斬釘截鐵。何戲之有。韻士曰。然則卿盍向素娟言之。以堅其信。玉儂頷首示可。韻士大喜曰。卿之大德。我永永不忘也。再拜而起。玉儂見此。跪拜之狀。回憶昔日韻士向己乞婚時。亦作此狀。同一僕僕。兩拜昔用之於乞婚。今用之於離婚。人情反覆。正自不可逆料耳。

一賣菜翁至。折其花。置耳旁。先生見之。大怒。謂此係素心名種。爾何得偷折。賣菜翁曰。是何足奇。我籬畔甚多。花大於此。以蘭皆紅心。而我花獨白。恨爲不祥。不甚愛惜。我明日帶來。悉以奉償可乎。先生曰。諾。明日果送至。乃大塊素心荷瓣也。惟花已存兩三朵。據云爲他人所見而折去者。先生受之。隨以有花處切下小塊。而以己蘭之普通者。補入大塊。用竹籤聯綴之。驀視仍如原塊也。蓋先生逆知賣菜翁必被人指引而來索歸也。既而

古今名人小軼事

忍哉。韻士未得新人。先忘舊偶。與沈玉儂離婚之廣告。竟披露於報端矣。略言：「雙方意見未洽。經律師之證明。解除婚約。他日自由嫁娶。雙方均不得干涉。」云云。玉儂慘然告別。臨行謂韻士曰：「好爲之。毋令後人笑汝拙也。」玉儂既去。甫數日。素娟忽擊其婢。僕去如黃鶴。韻士適往申江。爲素娟製備敘飾。比歸別墅。則已鳳去臺空。徒增悵惘。偵騎四出。信杳音沈。一日忽由杭州郵至紅柬一份。金字燦然。上書：「月之某日。臧訴鵲君與沈玉儂女士正式結婚云云。」韻士不識臧訴鵲爲何許人。正深詫怪。旋又由杭垣來一快郵。則玉儂致韻士書也。書曰：

儂今與臧訴鵲君結婚矣。訴鵲何人。卽君之意中人。莊素娟也。素娟爲美女子。今則突而弁矣。化爲翩翩年少之美丈夫。撲朔迷離。莫此爲甚。君聞之。必甚駭怪。雖然。君勿怪也。儂請爲君一述其梗。

精神苦痛

翁果來。謂此係名貴物。今始知之。願索歸。已有人許以巨價也。先生坦然曰。爾可將去。乃捧之出。豈知佳種已大部分留下矣。是年添築書舍。因名七來云。

春明闖闖錄(續)

律西

△金牛張

金牛張。設於宣武門外大街。以售縫衣針得名。主人張姓。金牛乃其商標也。所製之針。光滑耐用。永無灣曲之弊。當中國閉關自守時代。幾於全國

概。儂未識君時。即與訴鵲兩情融洽。互稱知己。徒以訴鵲家境平常。廁身於新劇界。所入又不豐。故屢向儂乞婚。而儂屢卻之。比儂識君。覺金錢與愛情兩者俱富。故情場決勝。最後之錦標。卒歸於君之掌。握儂既嫁君。訴鵲意恚沮。幾欲自殺。儂甚憐之。當日勸君鄉居。甘守寂寞。正以避訴鵲而遠之耳。儂倘見訴鵲。將不免勾起舊情。不如避而遠之。乃可掬純潔之愛情。灌輸於君一人之身。孰知女也。一爽士貳。其行結褵甫一載。而愛情乃一落千丈。維時訴鵲又探得儂之蹤跡。化裝為女。前來卜居彼固新劇界中之旦角。髮又未薙。故同居累月。君乃冥然罔覺耳。儂於是時。實處兩難。將隱忍而不言。歟。慮無以對君。將道破其蹤跡。歟。又慮無以對訴鵲。兩難之中。求一萬全之策。惟有拒絕其賃屋耳。而君不聽。惟有淡漠處之。弗與往來耳。而君又弗聽。儂欲保全我二人之愛情。而

聞名。張因以致富。聞其店創自明代。子孫席其業已數世矣。迨後舶來品盛行。人工製造者雖佳。終難與機製品爭衡。優勝劣敗。久在天然淘汰之列。然驅車過其地。猶見黯然而無光之金牛張三字懸於門外。入其室。則闕其無人。蓋亦聊存古蹟之意耶。

△薙頭棚

京中之薙髮店。其形式與南方略相仿。門外左右用長竿高懸白布兩方。書薙容二字。即其招牌也。然俗語則呼爲薙頭棚。相傳滿清初入關時。嚴

春明閩閩錄

君。則。自。毀。信。約。甘。作。愛。神。座。下。之。叛。奴。馴。至。向。彼。乞。婚。與。儂。離。約。已。矣。已。矣。尙。何。言。哉。韻。士。韻。士。君。欲。以。訴。鶻。爲。婦。而。不。知。適。以。婦。贈。訴。鶻。清。夜。自。思。亦。自。笑。其。計。拙。乎。另。上。請。柬。一。份。倘。獲。移。趾。杭。垣。參。觀。典。禮。不。勝。榮。幸。之。至。

韻士得書。顏色喪敗。精神上所受之苦痛。與宣告死刑無異。向日之言。竟不幸而成語讖。



兩個媳婦

張慶霖

(一) 第一個媳婦

兩個媳婦

三

頒薙髮之令。限三日內實行。違者論斬。當時不及設肆。乃於隙地支搭棚廠。迫人薙頭。故相沿既慣。仍以棚呼之。滿廷猶恐偏僻之地未能遍及。復多派薙頭担。巡行街市。見蓄髮者。即迫令薙去。敢抗拒者。殺之無赦。故今日之薙頭担上。皆有旂杆一支。聞當時尚有黃旗一面。大書奉旨薙頭四字。有被殺者。即將其頭顱懸諸杆上。以昭炯戒。日久雖不用黃旗。而其杆猶存。理或然也。又有所謂軟棚子者。專以男色惑人爲事。所用夥友皆擇

王敬亭在前清是補過廩的。後來學優則仕。一連做過幾任知縣。但是情性很爲古板。不肯多弄造孽錢。所以光復之後。家住上海。僅能敷衍。那知生活愈過愈高。他家幾口子。除掉用錢而外。沒有一個能生利的。以致現狀就有點難再支持下去。幸而人口尙不算多。敬亭生無二色。老妻而外。從未辦過一個姨太太。大兒子靜清。留學美國。小兒子穆清。就在上海一個大學校裏讀書。這年靜清畢業回國。就被一家工廠聘去。充當總工程師。每月收入。却有六七百元之多。敬庭家教素嚴。靜清習氣更好。留學數年。一點時髦舉動。都沒有傳染。仍舊行那舊式家庭的老規矩。什麼事情。都要稟明堂上。不敢自專。但是敬庭雖嚴。也不一味野專制。凡事也得讓兒子做一半主。況且王氏門庭。現在略爲一振。也全仗靠着靜清這總工程師每月的收入。靜清自幼聘定李慎齋的女兒爲妻。慎齋與敬庭。既是同案。又

年少貌美者爲之。其技藝之工拙在所不計。蓋入其中者固醉翁之意不在酒。殆相公之下賤者也。因憶隨園尺牘中有請釋薙髮匠一書。所遇當卽此類。惜此老不尙男風。辜負一番美意耳。

新禽言

飯牛翁

各公各公。各公各公。昂昂氣概。爭英雄。門前僕從。來如虎陌上旌旗。去似龍。地皮刮破。千穿百孔。問你良心。可

是同寅。要好非常。所以做了兒女親家。也沒有媒人。當初慎齋看見靜清。自幼卽狠有出息。他就同敬亭說。令郎將來必非凡才。願以小女奉箕帚。未知老哥意下如何。敬庭那有不願的道理。滿口承允說。不過高攀些。慎齋爲人格外豪爽。聽見敬庭已經允許。他說。我們知己的人。不要說客氣話。一言爲定就是咧。光陰荏苒。匆匆十年過去。這位李小姐。年齡漸漸已大。長得美麗非常。慎齋是個翰林公。從前少年得意。却比敬庭強得多多。不過清貧兩字。可也較敬庭強得多。他祇生有一個女兒。退歸林下之後。除却詩酒自娛。便教女兒讀書寫字。李小姐聰慧非常。聞一知十。秉承父訓。習學詩文。自己再參考些新學。居然成了一個調和新舊學的女學士。靜清歸國。敬庭慎齋雙方都提議這婚姻的問題。二老當面商量辦理。毫不爲難。不儉不奢。一洗時下澆風惡俗。行那半新不舊式的婚禮。成就了兒女婚

在胸當中烏測測像焦炭黑那一個。是石榴紅可憐勢落成春夢。雖則有金棺銀槨紫標黃榜一些兒。携不到九京路上依然兩手空空。

得過且過。世事原來一塔糊。管什麼清和濁。貧和富。乾坤一本糊塗帳。誰人算得清楚。萬人如海。有一我。我又。是箇無用之徒。張開雙眼。看不入幾許。嚙。所以故興來時。酒半壺。悶來時。曲半歌。對人不哭。強自笑。顏和你。倘然酣睡。呼圖留戀。南柯。整備魚肉。供刀俎。喜地歡天。作亡國奴。噫吁嘻。

姻。却扇之夕。郎才女貌。自然是美滿已極。這一夜。洞房春暖。無限綢繆。也不必細說。三朝之後。新婦下廚。親手作羹。李小姐雖是嬌生慣養。自幼無兄無弟。父母鍾愛。他却一點懶惰驕傲性情都沒有。而且精明強幹。節儉治家。上侍翁姑。下對夫弟。無不曲盡禮儀。待遇丈夫格外愛好。過了一年。愛情結晶。生了一個雪玉似的孩子。敬庭夫婦。含飴弄孫。歡喜非常。再說靜清兩口子。每值春秋天氣的星期日。常常出外遊山玩水。李小姐是狠爲情願。因爲他的性情恬靜。非常不喜喧囂。如若靜清同他到那些酒樓菜館。或是遊戲場。以及熱鬧的地方去。他無論如何。都要婉言勸告說。這些場所。都是墮落人格的魔窟。無職業的人。固然不能前去。去了之後。愈趨愈下。男女都變成真正的遊民。一念之差。就不知不覺陷落魔道。永遠不得超昇。你是一個有職業的人。趨向這些地方。更爲危險。還恐連累職業。不過偶一

嗚呼。噫吁。嘻。嗚呼。

子歸子歸。爲人容易。做人難。醬醋油。鹽茶米柴。清晨門戶。開七件事。一身担挑得起。看他雙足。健挑不起。恨我兩肩。終日裏。躑躅徘徊。只落得牛衣對泣。兒啼女哭。飢寒無可。奈無可。奈尋親覓友。十家門戶。九家關。子歸子歸。滿天風雨。關山何處。得安閒。脫却布袴。脫却布袴。窮人到底。總耽差。恰值此世界。繁華青衫。落拓行囊。蕭索那裏。有閒錢。去錦上添花。想當年。子由子夏。遇見了子貢。子華。一則。

新 禽 言

爲之。交際應酬。怎能夠說一步都裹足不前呢。我的話。自知說得腐敗。不曉得你可中聽。不中聽。靜清聽了。自然暗暗佩服。私自忖道。不想我這個人。如此有福。竟能夠娶到這樣賢德的妻子。當時笑答道。麗英妹妹。這一席話。是你高明之見。我佩服且不暇。如何敢說你腐敗呢。麗英又說道。佩服我是不敢當。不過我覺得當今的女子。完全都被自由解放。這些名詞。害得不淺。他們真義還沒有明白。公然依着這些名詞表面。胡亂行事。如何可以呢。我的愚見。不如還是腐敗的好。庶幾保得些貞操。不然。墮落魔窟。必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又何苦來呢。他們夫婦說說談談。在馬路上走得疲倦。就乘了兩部人力車。回家而去。

(二) 第二個媳婦

靜清夫妻。剛到家中。走進內堂。聽見敬庭氣生生的說道。豈有此理。

兩個媳婦

杭州西湖景俚歌

敵。襪。鷄。衣。一。則。輕。裘。肥。馬。再。好。說。什。
麼。炎。涼。話。倒。不。如。閉。口。無。言。自。甘。淡。
泊。老。死。茅。檐。下。

杭州西湖景俚歌

我。未。無。事。情。呀。心。裏。悶。沉。沉。扯。
起。格。胡。琴。唱。只。西。湖。景。呀。西。湖。末。
景。緻。說。勿。盡。讓。我。那。格。慢。慢。末。
唱。與。諸。公。聽。

汪立人

現今錢塘門呀。城垣已拆盡。走

兩個媳婦

三六

豈有此理。現在時事實在令人不可思議。小小年紀。竟敢自作主張的嫁娶。我這老朽。生在新潮流時代。不說完全給我做主。也得讓我參贊參贊。靜清的母親說。這孩子脾氣。從小驕縱慣了。如何能及兒馴善呢。我看這回事。讓他任性做去。將來吃了苦。才知道懊悔。什麼叫做戀愛。簡直是引誘。什麼叫自由。簡直是淫奔。我也着實不耐聽這些新文化老爺們的口頭禪。唉。做父母的。都成了廢物咧。靜清夫妻。這時明白二老爲了兄弟婚姻問題。在此生氣。本來在上半月時候。他們就曉得穆清的玩意兒了。今日大約是兄弟回來過。要求堂上允許他。結這戀愛自由的婚姻。不料觸動二老之怒。給他一頓教訓。兄弟性情。恃愛生驕。已非一天。一定受不了言譴。負氣走了。當時麗英說道。爹媽二弟的眼睛。不會錯的。我們聽說這位小姐。固然是個書香門第。有才有貌。而且他的父親。還是現任的關監督呢。父

過格響水斷橋便相近呀。橋下末
一碑亭中存。斷橋那格殘雪末。
四字久著名。
白公堤登臨呀。憑吊古詩人。平
湖格秋月地臨西湖濱呀。遊人末。
眺望真歡欣。春秋那格佳日末。
逐隊結伴行。
走到隱士坟呀。名人林和靖。放
鶴格方亭劈對孤山景呀。梅妻末。
鶴子有名聲。馮氏那格小青末。
墓上草青青。
陣亡將士墓呀。愛國熱忱篤。俠

杭州西湖景俚歌

母愛子無所不至。二弟平時是爹媽疼痛慣的。難道婚姻大事。不讓
他一世歡天喜地。反叫他終身負屈喊冤嗎。敬庭老兩口子聽見媳
婦伶牙俐齒的解釋。不覺回怒作喜說。話雖如此。不過這孩子太無
道禮了。接着靜清說。爹媽息息怒罷。氣壞身子。不是玩的。現在要講
究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恐怕萬萬也辦不到的。他們四人
討論結果。那麼穆清的自由婚姻。也就算解決了。原來穆清有一次。
團體赴某女校參觀遊藝展覽會。校內有位學生。名字叫做陳亞男。
奏琴狠純熟的。跳舞狠婀娜的。唱歌狠清晰的。容貌很豔麗的。裝束
很入時的。據說學問也很淵博的。穆清領略他的遊藝。參觀他的成
績。羨慕他的容顏。不禁目瞪口呆。神魂顛倒。拿一雙清秀聰俊的眼
睛。死釘在陳亞男身上。不料亞男的慧心。比什麼還要玲瓏。彷彿曉
得穆清的殷殷盛意。也不知不覺用一雙美目流盼。表示一種領情

兩個媳婦

杭州西湖景俚歌

骨格英雄匾額墓門掛呀。可敬末。
男兒死報國。錦繡那格山湖末。
黃土埋忠骨。
再望白堤行呀。公園已來臨。天
然格風景望真開心呀。園中末。
泡壺好香茗。四季那格遊人末。
往來不稍停。
走上西泠橋呀。處處名勝饒。墓
才格石亭對聯石刻雕呀。詞句末。
一時看勿了。蘇小那格坟墓末。
豔跡傳數朝。
鑑湖女俠祠呀。秋瑾偉名著。留

兩個媳婦

三八

的樣子。當天遊藝會閉幕。穆清也就隨衆回校。無可留連。但是從此以後。穆清與亞男。却依着小說家言。什麼琴挑咧。相思咧。酬簡咧。團圓咧。一幕一幕。依樣葫蘆的演去。起初是穆清在亞男校門口候他。等着出來。然後送他回去。如是一月工夫。第二步進步很速。穆清嘗試了一封情書。居然得着回報。有了通信資格。自然不再做那苦跟班的生涯。這密密情書。越寫越起勁。稱呼越稱越親愛。但是長遠下來。也沒什麼意味。非得見面不可。第一次見面。當然在一個公園內。這時千言萬語。一句都說不出來。反而作平淡的應酬說。我們去看戲罷。吃大菜罷。到旅館裏開個房間談心罷。遊詞漸入。互相都所謂苦盡甘來了。真正的戀愛發生過。第三步婚姻問題就跟住來了。敬庭拗不過穆清。祇好聽他去辦那自由的喜事。轉眼工夫。吉期已到。新婚儀注。完全採用最新新式。穆清穿着大禮服。戴着高帽子。好不

學格東瀛學富誇博士呀。忿恨末。
滿清政專制。可惜那格革命末。
未成身先死。紹興徐錫麟。革
再有烈士坟呀。銅像末。
命格捨身同胞多欽敬呀。魏巍立墳頂。民國那格偉人末。
大名寰球聞。宋朝大忠臣。游
湖畔岳王墳呀。墳旁末。
人格瞻仰個個多起敬呀。奸人鐵鑄成。遺臭那格萬年末。
飽受便溺淋。

杭州西湖景俚歌

得意靜清夫妻。躲在內幕。極力參贊。敬庭表面上。做的是主婚人心。
中老大不高興。巴巴望着二兒子娶媳婦。祇享受了他們倆三個彎
腰禮。老頭子鬍子都氣得蹺起來。心中嘆道。唉。算回什麼事呢。對着
生身之父。居然鞠躬不拜。可是百行淫爲首。萬惡孝爲先。我在今天。
却實行領教咧。誰知穆清婚禮行過。連家都不回。就乘坐汽車。偕同
妻子。趕搭火車。到六橋三竺間。去度他們的蜜月。敬庭弄得格外發
昏。頓足說道。祇好聽他們罷。我也無法了。兩月工夫。穆清同亞男雙
雙回來。穆清學校也不去了。終日在家裏伴着妻子。閨房之樂。儂唱
郎歌。有時煩悶起來。就乘汽車出外遊玩。亞男粧奩很爲富足。他一
百二十分瞧不起麗英。他見麗英曲盡婦道。背後輕薄麗英是天生
的寒乞像。起初穆清還替嫂子爭氣。說他賢德。被不住亞男同他吵
鬧。說他袒護嫂子不算外。還胡亂發生些問題。穆清因此不敢再作

兩個媳婦

紅雜誌與花之比較

超然

戲以「輸與良心雜誌紅」詠之

成十二紅詩

寫入石湖梅譜中。一枝獨秀透春融。
縱然止得將軍渴。輸與良心雜誌紅。

(紅梅)

珍重韶華蝶夢慵。更從圖畫識春風。
玉樓人醉知多少。輸與良心雜誌紅。

(杏花)

兩個媳婦

四〇

辯護。久而久之。也就跟住妻子。說嫂子的不是。他們初來家時。還有些顧忌。長遠下來。並不懼怕敬庭夫妻。更不懼怕人家笑話。每天晚上。必到夜深回來。早上起身。起碼也要在下午兩點鐘。甚至父母兄嫂。一連十朝半月。都見不着面。懶惰好遊。浪用無度。決不想認真過日子。胡帝胡天。鬼混時光。穆清從前脾氣。不過剛愎自用些。還沒有造成這步田地。現在是隨同妻子變化。已經不可收拾了。敬庭是決計不願管束他們。任其作爲。他母親實也忍耐不住。就將兒子媳婦。喚到面前。痛痛申斥了一頓。問他們新學家。原來是這樣過日子麼。穆清還想挺撞。被不住老太太連篇大套。條條俱有理由的責問。他們才無從置辯。受過申斥之後。亞男背地鼓勵穆清道。誰叫你不能自立。才受這家庭的專制。如果分開居住。我可受不了。上的干涉。奪剝我的自由。那麼我無法想。祇好同你離婚。穆清被逼得無法。

底事纏綿罩一叢。無雙傾國傲春風。
洛陽遠貶冠天下。輸與良心雜誌紅。

(牡丹)

滿架花香小院中。佳人巧笑一般同。
可憐粉蝶嬌癡甚。輸與良心雜誌紅。

(薔薇)

燦爛蒸霞旭日烘。新枝香放綻成叢。
舞腰每易遭風妒。輸與良心雜誌紅。

(石榴)

風送花香十里中。天然可愛水玲瓏。
六郎綺貌渾難比。輸與良心雜誌紅。

(蓮花)

紅雜誌與花之比較

硬着胆子。同敬庭開談判。要求分居。敬庭因二兒子二媳婦氣的差不多要得神經病。聽見穆清的要求。冷笑兩聲。滿口答應。不說靜清獨立小家庭如何。單說穆清獨立小家庭。差不多一年之後。有一天晚上。敬庭夫妻。同着大兒子靜清。大媳婦麗英。孫子玉兒。孫女慧兒。坐在中堂。議論亞男與穆清離婚的醜史。忽見庭下走進一個人來。跑到敬庭夫妻面前。雙膝跪下。號陶大哭。敬庭一手拈住鬚鬚。一手執着大旱烟袋。冷笑說道。你這新人物。不在獨立家庭中。陪你新夫人製造那改良家庭。却跑到我們這腐敗的地獄裏來做什麼。穆清跪在地上。也不開口。儘管哭。還是他母親不忍心。正欲授意大兒子大媳婦。做個調停人。那玲瓏可愛的玉兒。牽着穆清的衣服。呼喚道。叔叔。快些站起罷。接着也拉起小喉嚨。跟住他嗚嗚而哭。這們一來。止不住全堂大笑。靜清挽起穆清。麗英說。二弟從前的事。概不提起。

兩個媳婦

四一

紅雜誌與花之比較

最是蒼茫獨立中。錦衣絳幘竟稱雄。
清談自古誇奇事。輸與良心雜誌紅。

(雞冠)

夏綠冬榮萬古同。天香冉冉一輪中。
如何獨秀空林上。輸與良心雜誌紅。

(丹桂)

冷艷幽香瘦一叢。故遲芳信舞金風。
能堅晚節稱佳士。輸與良心雜誌紅。

(菊花)

漫道承恩滷露濃。美人顏色與花同。
晨妝對鏡還相妒。輸與良心雜誌紅。

(芙蓉)

紅娘日記

四二

了。不是我做嫂子應該說這句話。以後是要着實改良才好。敬庭說。改良不改良聽他。究竟要問他。這回自由戀愛的結果。良好不良好呢。



紅娘日記

(續)

恥痕

第二十六章

二月四日 鄰女洪阿鳳今日出閣。儂隨阿母往道喜。渠家親友甚多。馬氏昆仲亦在。時方踞案又麻雀。小熱昏見儂至。即起立招呼。儂略一點首而已。阿鳳所嫁。係一錢莊老板。大腹便便。家資巨萬。人咸羨洪姥姥的洪運。謂得婿如此。後福無量。阿鳳一世歌得所矣。

二月五日 桂弟畜一犬。名阿葵。甚馴。桂弟寶愛之。每得食物。必分

耐久花開冰雪中。猶從傳粉話唐宮。
女兒合占羣芳譜。輸與良心雜誌紅。

(山茶)

仙子凌波獨步中。冰心粉色玉玲瓏。
除將馨弟梅兄外。輸與良心雜誌紅。

(水仙)

瀟湘瑣記

笑青

民國七年。中央陸軍第十七師因常
德之敗。改編爲第五混成旅。予以友
人介紹。得廁身其間。越八九兩年。南

瀟湘瑣記

飼其半。今晨在庭中。取儂等昨日携回之喜糲兩枚。與阿葵分食。陳
三官在旁見之。饑涎欲滴。伸手向索。桂弟怒目視之。曰。後園奪糲之
仇。至今猶牢記未忘。吾甯喂吾阿葵。不汝食也。(第二十六期封面)
三官大慚。悻悻而去。

二月七日。阿兄告我一笑話云。渠昨往某欠戶索債款。其人適外
出。子某出肅客。坐未定。又有一僕役模樣之老者持帖來。邀其父赴
湯餽筵。某即起身欲隨之往。老者曰。尊翁安在。須請親自一行。某怒
曰。我等父子一家。何分彼此。家父年老衰邁。步履維艱。酬酢之勞。乃
兒輩應盡之職務。何必家父耶。老者笑謝曰。此乃主人之使令。老奴
不敢擅專。恕難從命。某無奈。悻悻而退。阿兄見此情形。笑幾出聲。嗣
乃談及債務問題。某瞿然曰。此係家父經手的事體。與某無涉也。噫。
此人有意談諧歟。不然。何以自相矛盾若此。

紅娘日記

四三

軍北下。全旅瓦解。予僅以身免。蜷伏故里。忽忽又三年矣。鋒鏑餘生。依然故我。回首前塵。歷歷在目。爰就記憶所及。拉雜書之。成筆記若干則。明知文筆譴陋。不足當大雅一盼。但事皆翔實。不敢信口開河。此則予所差敢自信者也。

(一) 彭謨之獄

彭謨。字心笙。長沙世家子。父笠樵。遜清末葉。曾服官江浙間。光復後。僑寓滬上。因家口衆多。開支過鉅。不二年。宦囊告罄。遂攝攜回湘。時謨年僅十

二月八日 驚天動地之哈同花園血案。今日乃喧傳海上矣。據報紙所載。大概述一唱大鼓書之女子。初至滬上。色藝並絕。引得一般急色兒郎。涎垂三尺。有某遺老。寓居哈同花園。尤醉心女子。譽爲梅花鼓王。并爲作梅花鼓王小傳。贈梅花鼓王詩。登諸各小報。極力揄揚。以博美人歡心。冀得一親躡澤果也。文字有靈。不幾時而梅花鼓王下嫁遺老之聲。喧傳遐邇矣。於是向之垂涎者。不禁妒火中燒。一粒衛生丸。驀然從園外飛來。可憐自命爲錢牧齋袁隨園一流人物之某遺老。癡願未償。英魂先杳。此彈雖不能必爲何人所擲。要與梅花鼓王有極重要之關係也。

第二十七章

二月九日 今日爲陰曆祀灶日。俗例須誦灶經。云送灶神登天。以報告人間之禍福。仲兄遊戲三昧。自撰滑稽灶經一卷。語語解頤。並

六。方卒業於滬上某中學。既回湘。更肄業省立法專。天資穎異。試輒冠其曹。畢業後。以無資故。不得應文官攷試。適父執某署南洲知事。挈之至任。委充司法書記官。此民國五年事也。南洲原名九都。雖湖濱小邑。而交通便利。商業發達。妓院戲園。應有盡有。無殊商埠。謨貌既翩翩。又喜揮霍。一涉花叢。無不爭先羅致。冀得一邀青盼。未幾。與雛妓小金紅有嚙臂盟。矢共白首。會父執因事調他邑。謨以戀紅故。不願偕往。仍留南。鵝鸞遂心。喜

與儂研究灶神來歷之疑問。殊覺漫無可考。然而世俗傳流。幾以正神目之。可笑孰甚焉。

二月十一日。臘鼓寥寥。年關近矣。今日天乃降雪。北風怒號。奇寒澈骨。桂弟好嬉。獨在門外堆雪人。適陳三官端一火盆經其前。桂弟向假之。三官亦怒目相向曰。喜糴之仇。至今猶牢記未忘。吾寧煨吾阿迷。不汝烘也。言畢。面現得意之色。飛步而去。(第二十七期封面)儂聞而嘆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循環報復。孺子且若是。無怪今之復仇案多矣。

二月十三日。晨起。漱於庭中。枝頭烏鴉。向儂亂鳴。頓覺心神阨隘。不安。意其有禍事臨耶。晌午。鶴羣家僕人送一函至。拆閱之。幾至驚絕。蓋哈同花園之血案。不僅為爭風問題。實含有政治意味。自此案發生後。當道借事生波。嚴捕黨人。任意誣讎。數日間被屈而斃者。已

何可言。詎好事多磨。良緣天妬。不旋踵而禍作矣。先是謨與紅情好。既篤。過從甚密。紅雖無所需索。而和酒之報效無虛夕。謨所入固不豐。出入不敷。不得不挪移公款。新知事廉得其情。稍稍戒斥之。謨少年任氣。報以惡聲。知事怒。查其賬。計虧司法款項一千三百餘千文。均係湖南銀行紙幣。無法彌補。遂入獄。紅得信後。知禍因已起。痛不欲生。已一弱女子。又無法挽救。惟日至獄中。相對沈瀾。如是月餘。紅之父兄。挈家返常德。蓋紅固常

十餘起矣。各家報紙。盡受官廳之籠絡。不肯將內情揭破。惟鶴羣生成傲骨。不解阿附。觀此奇冤。骨鯁難忍。乃撰一春風冤獄記。登於海上日報。將層層黑幕。揭而出之。因此觸怒當道。隨派法警封閉報館。捕鶴羣下獄。雖經友朋竭力營救。解釋悞會。而當道方以鶴羣爲一塊糖蹄肉。多方勒索。噫。鶴羣家雖小廉。然何來多金。填虎狼之慾壑耶。

第二十八章

二月十四日。爲鶴羣事。儂徹夜未能成眠。今晨卽往姑母處。商量辦法。姑母泫然曰。適調解人來。謂當道索銀七千萬。始肯釋放。後經極力疏解。遞減至七百萬。汝試思之。吾家卽并住宅而沽之。亦不值此數。姪女其有善法耶。儂思一時籌此七百萬巨款。確非易事。因請調人再往說項。往復三數次。彼方讓步至三十萬。約定於明日交楚。

德人也。從此天涯地角。一雙可憐虫。無復相見時矣。七年秋。湘局粗定。南縣、華容、沅江、安鄉、四縣。劃爲第五混成旅防地。司令部及一二兩團團部。均駐南洲。以其交通便利也。時諸官佐轉戰經年。備嘗艱苦。一旦得安枕。競事嫖賭。藉償前此之失。司令部舍值日副官外。闕其無人。予以初至。尙無職守。值日者多騶予相代。長日無事。惟以報紙消遣而已。一日午後。傳達處送進冤單一紙。卽彭謨手筆也。訴其在獄冤苦情形。詞旣悱惻動。

蕭湘瑣記

二月十五日 阿母聞鶴羣可以贖回。心甚寬慰。出其私蓄十餘萬。交儂携往姑母處。儂亦將珠鑽首飾變換湊集之。比鶴羣出獄歸時。已黃昏。但聞爆竹之聲。不絕於耳。儂初不知何故。繼始恍然悟曰。今日爲舊曆除夕。俗例有接財神之舉。儂連日奔走鶴羣事。腦筋昏亂。幾忘之矣。既見鶴羣。宛如天上落下一隻元寶。一夕話猶嫌未暢。而急性的元旦。已逼人而來矣。無已。姑辭去。

二月十六日 今晨儂猶未起。聞室外一片喧嚷聲。知有拜年人至矣。因卽著衣下牀。梳洗畢。鶴羣亦至。阿母乃命庖人出酒肴。與家人團坐而食。席間談及昨年事。仲兄謂鶴羣曰。以弟才識。猶不免受金錢之支配。甚哉錢神魔力之大也。鶴羣喟然曰。才財之敵也。從來有才者。無不厄於財。弟小有才。而又小有財。宜乎遭天之忌。才全而財散。乃理之當然。此後清苦生涯。無憂無慮。反落得我文丐之自豪矣。

紅娘日記

人字尤端整可愛。予好奇之心。怦然而動。遂親赴獄中。一探究竟。見其衣冠光潔。不類他囚。獄卒均呼以彭先生而不名。心竊異之。詢其入獄原因。舍虧款外。尙有他罪否。答言無。又詢其能籌現金二十元否。答言能。予欣然曰。此易事耳。三日後君可出獄矣。謨初聞甚駭。予笑語之曰。君疑吾言乎。茲姑暫守祕密。君但靜聽好音可耳。遂出。蓋斯時湖南銀行已倒閉。紙幣價值極複雜。其最破爛者。約計現洋每元可兌紙幣八十餘千。故統計

正談論間。人報左鄰某遺老來拜年。仲兄出肅之。儂思及去年桂弟剪辮事。不禁失笑。乃躡足至堂後窺之。見其方與仲兄對揖庭間。首戴猩紅風帽。足穿紅鞋。狐皮馬褂。乃反著之。腰束五色汗巾。巾頭飄分左右。(第二十八期封面)觀其狀。儼然新劇中人物。惜此時頂際爲風帽所遮。不知其鬢髮短髮。猶作豚尾之拖否也。

第二十九章

二月二十二日 近因新年酬酢甚忙。已數日不作日記。今日抽毫寫此。反覺腦筋莽亂。無從着筆。乃撫拾日來之趣事記之。昨偕阿嫂至其母家。見堂中懸漁翁得利圖一幅。繪筆靈活。呼之欲出。(第二十九期封面)巧小姐見儂至。備極歡迎。并介紹其女友數人與儂晤。少焉。筵開東閣。飛白流觴之際。巧小姐乃倡議行令。問於予。予本無所不可。願無從得令題。阿嫂曰。今歲生肖值猪。吾等卽講猪的笑

謨之虧款。二十元了之足矣。翌日即本此計畫。勸予摯友方君。借至縣署。代為繳款。並請求立予釋放。知事潘某。唯唯而已。謨出獄後。寓長沙會館。操刀筆業。生涯頗不惡。有詢以小金紅單者。猶悲不自勝云。

繡餘隨筆

金銘女士

右軍素以書法名。今古相傳。昔有售扇媪。携扇求售。無顧問者。右軍為振筆疾書。令媪持去。媪慍曰。吾扇潔白。

繡餘隨筆

話。有不能講或講之無味者。罰三大觥。衆皆贊成。於是遞嬗演述。儂從旁用鉛筆記之。至席終。共記十二則。又一日。儂與鶴羣聯句。題為新歲咏紅。限每句嵌一紅字。二人愈聯興。乃愈豪。未得六十八韻。幾將密碼字典中之紅字用罄。此非我之新年趣事歟。

第三十章

二月二十六日 連日接得親友之拜年片甚多。內中頗有佳句。儂亦選購數種。詞意新穎者。投報之。此亦別開生面之翰墨緣也。晚間至愛倫影戲院。觀A A之影戲。A A為海上著名影戲家。生平所扮演之影片甚多。盛名噪一時。與新世界南書場之A A。名雖同而實則異。外間不察。輒誤會為一人。因是鬧出許多笑話。此亦遊藝界中之豔聞藝屑也。

二月二十九日 門前來一演猴戲者。狂擊銅鑼。號召觀客。猴戴假

紅娘日記

繡餘隨筆

無瑕。今爲君墨漬所污。將以售諸何人耶。右軍笑曰。無妨也。速持去。汝可利市三倍。媼不得已。持扇入市。見者皆驚曰。此右軍書也。爭相購買。頃刻立盡。媼大喜。急持扇更求書。則惜墨如金。不可復得矣。

雲間郭友松。淳于曼倩之流亞也。工詩善書。一日。設飲於青樓。校書某。因久耳其名。卽以題堂額爲請。郭揮筆立就。因受堂三字。妓詢其意義。郭曰。是何難解。言無心之恩愛耳。妓赧顏而退。可謂謔而虐矣。

紅娘日記

五〇

面披紅衣。手木刀。往來躑躅。悉遵指揮。時觀者僅兩小兒。(第三十期封面) 跳躍多時。竟未能獲一錢。戲者喪氣而去。

三月二日 今日爲舊曆元宵。鑼鼓聲喧。爆竹不絕。頗現昇平氣象。惟上元張燈佳話。滬上已久不舉行。故雖名爲燈節。其實無處觀燈。記得去年元宵佳節。遊元妙觀。觀前燈市如山。燈上遍粘春謎。儂與表姊各射中數條。奪得彩物甚多。光陰荏苒。又是一年。浮生草草。直同春夢。殊不知前途歲月。果能滿足我之願望否也。

特別聲明

小說之結撰原與社會實事無關。前接徐君孟淵來函。以本雜誌三十五期中所載棧房革命家一則。竟認爲對徐君而發。未免誤會。小說家言都屬虛構。此篇所載亦非指實本社。爲免除讀者發生同一之誤會起見。特此聲明。

純料
國貨
素精

各種羹湯 參加少許
便覺十分鮮美 其味無窮

價目

小瓶三角
中瓶四角
大瓶六角
特瓶一元

總發行所上海北京路大純公司
分銷各大埠南貨號

請聲明由紅雜誌介紹

自來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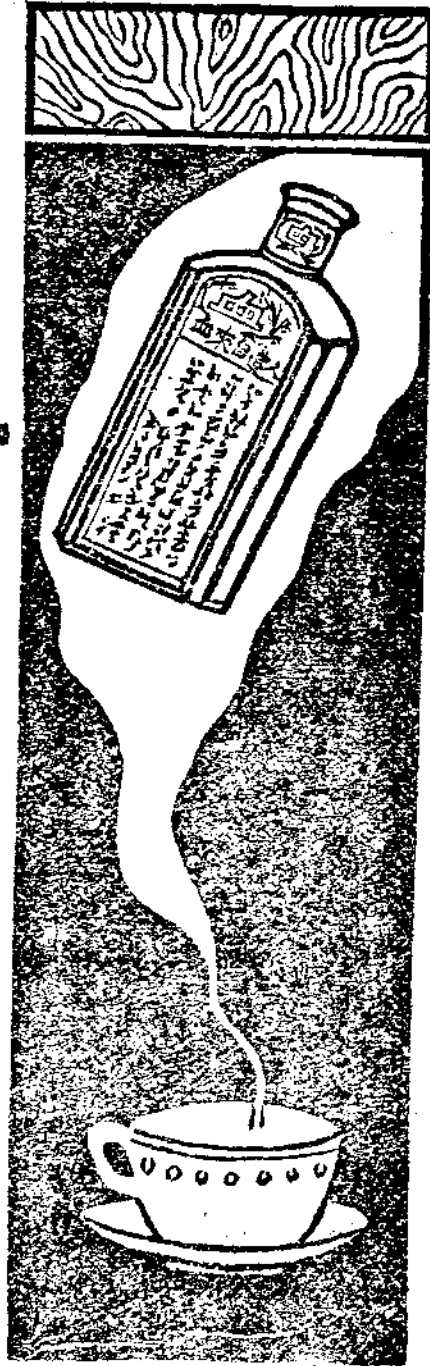
◀上海棋盤街▶

五洲大藥房發行

病源

血枯	血虛	血薄	血弱	血虧	血衰	血貧
赤白帶下	經水不調	產後多病	停經不行	四肢無力	記憶薄弱	五勞七傷
破金吐血	脚腫肌瘦	面黃肌瘦	陽萎滑精	頭暈眼花	耳聾腎虧	頭病腰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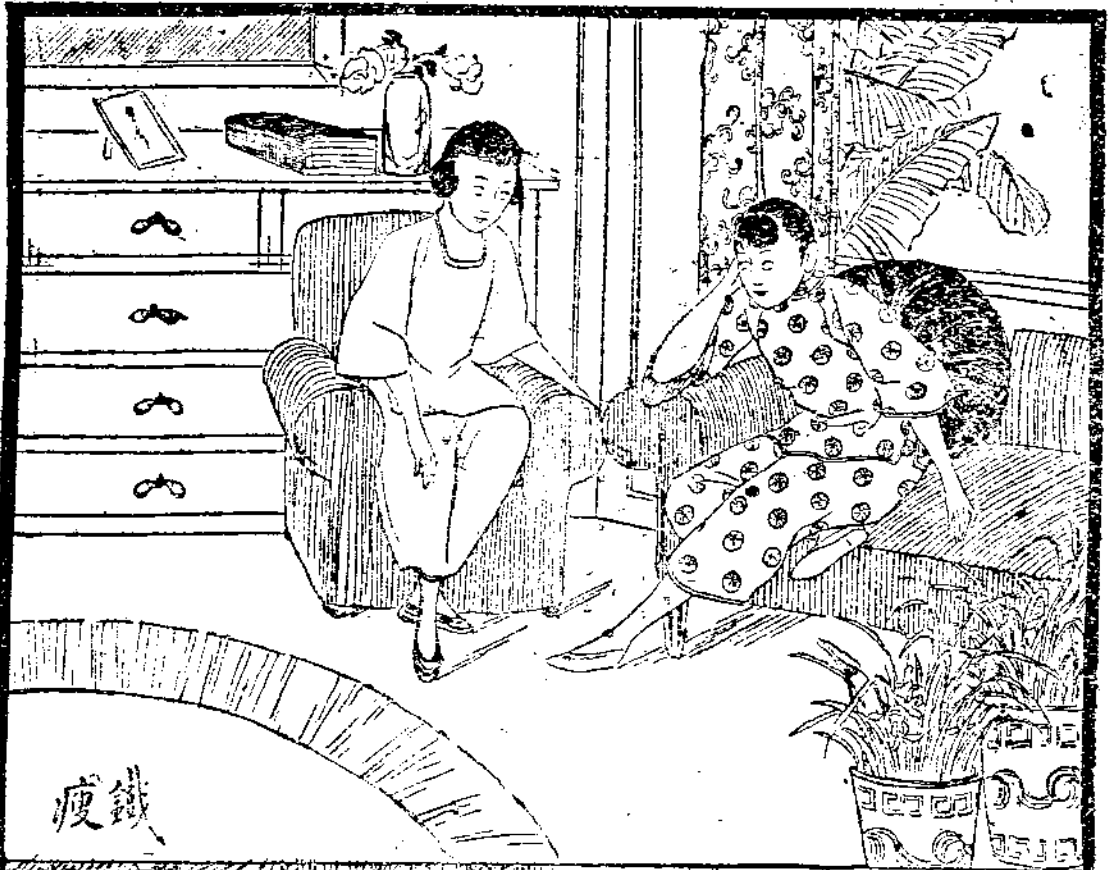
服自來血
藥到病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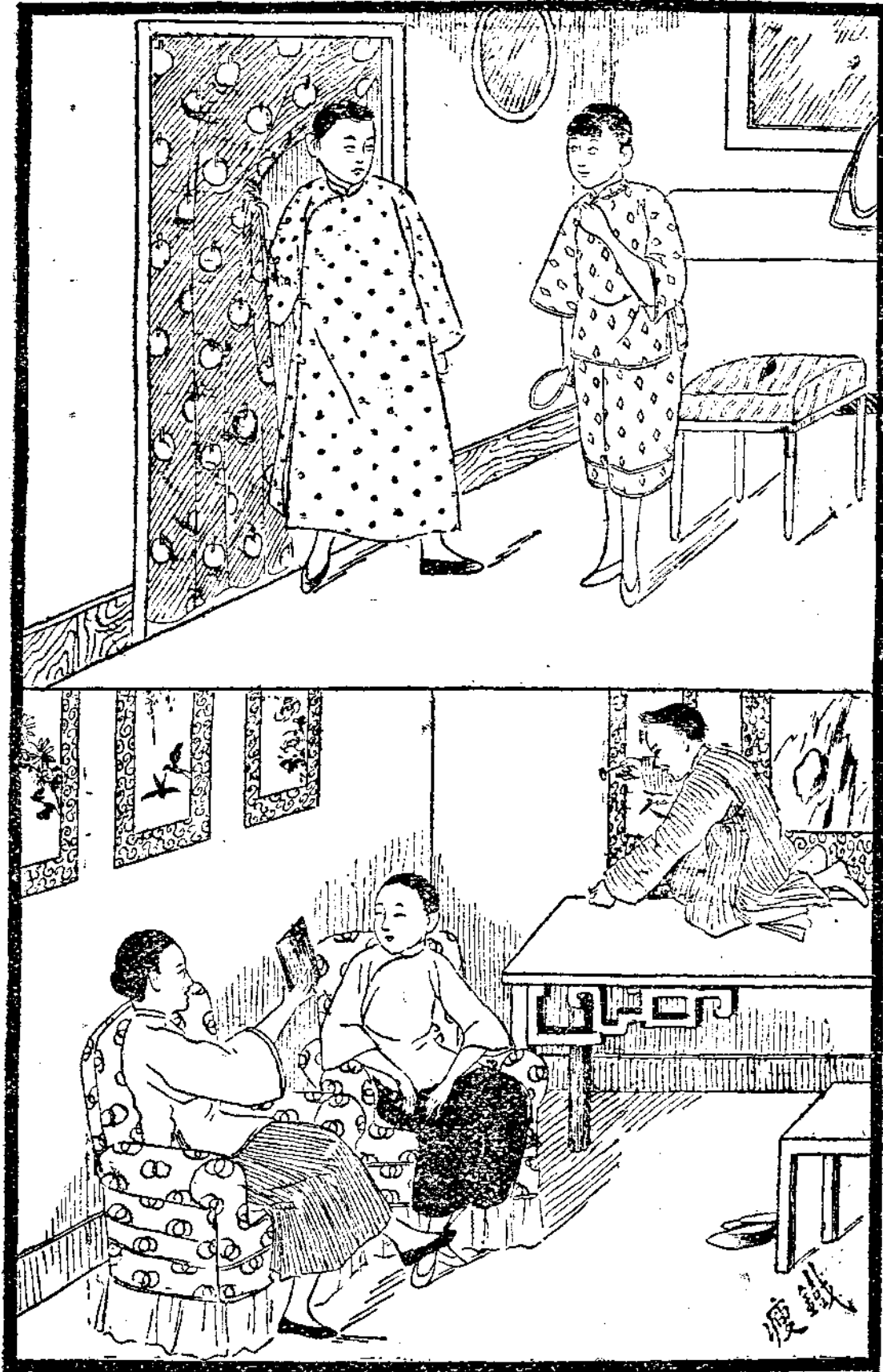
(大瓶) 大洋兩元
(小瓶) 一元二角

第三十八回

多事娘妄言空後悔



第三十八回 鍾情兒聞變猛寒心



新歇浦潮

海上說夢人著

第三十八回 多事娘妄言空後悔 鍾情兒聞變猛寒心

前回書說張大小姐請魏執中兄妹吃大菜。暗存着一個作用。閱者千萬不可誤會。是大小姐又發老脾氣。對於執中。有什麼窺宋的念頭。這番委實是一片好意。因爲他自己雖然也是個閨女。却很喜歡替人着急。以爲妹子年紀大了。必須有個人家。他做姊姊的方能放得下這一條心。從前俞蘭芳這一段事。二小姐幾乎氣出病來。大小姐曉得妹子爲人忠厚。不比得自己。有能幹。在外容易。上男人們的當。就如姓俞的這回故事一般。也是早沒得着他的憑據之過。不然就不愁他翻悔到那裏去咧。這幾時聽他妹子回來。又是魏執中長魏執中短的在那裏談

論。不。免。誤。會。其。意。以。爲。妹。子。又。屬。意。於。姓。魏。的。了。難。爲。他。一。腔。熱。心。打。算。替。他。妹。子。做。一。個。月。老。不。過。自。己。先。要。看。一。看。這。姓。魏。的。人。材。如。何。是。不。是。輕。薄。浮。滑。之。人。仗。着。自。己。一。副。善。於。鑒。別。的。慧。眼。料。他。也。逃。不。過。我。的。雙。目。呢。現。在。一。當。面。見。執。中。美。秀。而。文。端。莊。持。重。不。由。暗。暗。喝。彩。幾。乎。脫。口。說。一。句。我。見。猶。憐。何。况。阿。妹。那。一。雙。妙。目。却。眉。花。眼。笑。的。對。執。中。看。一。個。不。休。看。得。執。中。轉。有。些。難。以。爲。情。起。來。低。着。頭。不。敢。望。他。麗。娟。到。過。張。家。與。大。小。姐。本。係。素。識。知。道。他。向。來。和。男。人。一。般。脾。氣。不。拘。小。節。愛。看。就。看。故。而。見。此。情。形。倒。也。不。以。爲。意。却。暗。笑。執。中。哥。哥。素。稱。能。言。善。辯。今。日。遇。見。陌。生。女。客。居。然。也。老。嫩。起。來。了。其。實。執。中。並。非。怕。羞。祇。爲。大。小。姐。這。副。妖。冶。神。情。和。一。身。打。扮。明。明。是。良。家。婦。女。却。處。處。摹。倣。着。堂。子。中。妓。女。的。氣。派。乃。是。執。中。所。素。不。經。見。而。且。深。惡。痛。嫉。的。不。料。蕙。若。的。姊。姊。也。是。此。一。流。人。物。他。肚。中。就。很。不。願。意。麗。娟。和。他。們。爲。伍。心。中。一。不。高。興。席。間。的。食。量。也。減。

了。說話也少了。然而別人都當他怕羞呢。就中以張大小姐的興緻爲最高。有說有笑。雄談驚四座。似乎天文地理無所不知。三教九流無所不曉。執中聽他說的。大都是舊本小說和戲劇中所得來的經驗。益發看穿他的底細。不敢笑他。惟有默然聽講而已。吃罷大菜。大小姐憶及正經。悄悄拖麗娟到僻處。問他你這位令兄不知可曾攀過親。沒有。麗娟聽說桃花面上頓時堆上了兩朵紅雲。淡淡的回報他沒有二字。大小姐見了暗覺詫異。心想我不過問他哥哥曾否攀親爲什麼要他做妹子的。害起羞來這倒奇怪之至了。因又問他外間可有意中人。沒有。麗娟聽問益覺面紅耳漲。羞顏無地。半晌始回答說我不知道。大小姐見他神色有異。心思不屬。倒不敢再問下去了。那一顆做媒人的心也就此冰冷。看執中已捏着帽子在那裏等候麗娟。麗娟見了慌忙走到他旁邊。輕輕問一句說我們走嗎。執中點點頭。於是他兄妹倆就向張氏姊妹道了擾。並肩攜手和一對小夫妻似。

的。走。了。出。去。大。小。姐。於。適。間。麗。娟。對。答。他。的。神。情。終。覺。疑。團。難。釋。料。二。小。姐。也。許。知。道。個。中。原。委。當。時。雖。未。明。言。回。到。家。中。就。問。他。妹。子。可。曉。得。爲。何。我。打。聽。魏。小。姐。他。堂。兄。曾。否。攀。親。魏。小。姐。忽。然。面。紅。耳。漲。回。話。不。出。這。是。什。麼。緣。故。二。小。姐。聞。說。也。頓。時。粉。面。通。紅。忙。說。姊。姊。你。怎。的。想。起。問。他。這。句。話。來。呢。大。小。姐。道。我。打。算。問。問。他。如。其。沒。攀。親。我。想。替。他。做。媒。人。的。二。小。姐。聽。了。急。得。連。連。頓。足。道。不。好。了。姊。姊。你。闖。了。禍。咧。大。小。姐。驚。問。爲。何。二。小。姐。道。這。都。是。我。自。己。早。沒。告。訴。你。的。不。好。你。可。知。道。他。兄。妹。倆。很。要。好。的。麼。大。小。姐。詫。異。道。要。好。儘。他。要。好。攀。親。又。是。一。件。事。爲。什。麼。你。說。我。闖。了。禍。呢。二。小。姐。搖。頭。道。姊。姊。你。沒。曉。得。內。容。原。也。不。能。怪。你。這。件。事。在。理。上。本。來。是。說。不。過。去。的。所。以。他。們。也。始。終。牢。守。着。祕。密。要。不。是。我。那。幾。天。相。陪。着。國。良。在。他。家。裏。和。麗。娟。同。房。間。居。住。看。出。他。兄。妹。倆。的。痕。跡。麗。娟。也。不。肯。實。告。訴。我。呢。總。而。言。之。於。理。雖。然。不。當。於。情。却。有。可。原。男。貪。女。愛。本。是。常。

情。何。分。彼。此。况。他。兄。妹。又。不。是。同。父。母。生。養。的。童。年。丫。角。兩。小。無。猜。月。下。盟。心。花。前。矢。志。在。長。者。看。來。原。不。過。小。孩。兒。游。戲。的。一。種。安。知。內。中。不。寓。有。天。賦。的。真。情。雲。始。於。膚。寸。風。起。於。蘋。末。其。來。也。漸。其。造。也。深。爲。父。母。者。不。能。防。患。於。未。然。到。後。來。愛。之。適。以。害。之。世。界。上。諸。如。此。類。的。祇。恐。其。多。不。可。勝。數。哩。現。在。他。兩。人。也。各。抱。着。一。個。不。可。告。人。的。隱。衷。在。名。義。上。決。不。可。如。此。這。般。然。而。事。實。上。竟。如。此。矣。言。之。未。免。驚。世。駭。俗。祕。之。又。將。何。以。自。全。所。以。他。二。人。不。得。已。祇。能。抱。一。個。無。上。消。極。的。宗。旨。一。則。誓。不。從。夫。一。則。誓。不。娶。婦。以。冀。名。可。完。而。情。可。全。但。此。事。除。他。二。人。以。外。第。三。者。祇。我。一。個。人。知。道。連。麗。娟。的。父。母。都。絲。毫。影。蹤。沒。有。他。們。的。希。望。雖。然。如。是。不。過。執。中。這。一。支。祇。他。單。傳。一。脈。未。必。肯。容。他。絕。嗣。而。麗。娟。的。父。母。祇。生。這。一。個。愛。女。也。恐。未。必。能。許。他。守。獨。身。主。義。而。終。所。以。前。途。茫。茫。風。波。險。惡。那。回。他。們。曾。對。我。談。論。及。此。彼。此。計。無。所。出。不。料。你。今。兒。剛。問。他。這。件。事。在。麗。娟。

聽來。還恐疑心是我告訴你。你有意去挑他的眼呢。大小姐聽了。也懊悔不迭。說我又不是神仙。怎曉得他們葫蘆中還有這般奧妙。如其曉得了。就殺我的頭。我也不肯去問他這些話咧。姊妹兩個都十分後悔。不該請這一回客。非但無功。反而有過。多此一舉。實在無謂之至。按下張家。再說執中兄妹。從大菜館出來。麗娟果以大小姐問他的話。疑是有意調侃。心中悶悶不樂。執中間他何故納悶。麗娟告訴他如此這般。薰若不該拿我們的事對他姊妹談論。以致被他當面取笑。豈不可恨。執中道。薰若這個姊妹。我很看不上眼。既然是良家女子。爲什麼偏學窰子中娼妓的打扮。娼妓志在金錢。所以裝此妖模怪樣。哄人家些纏頭之資。他若不存着一般目的。何以轉愛慕做下流。老實說一句。我若曉得有他這種人在座。就罰咒也不去赴這個筵的。他現在要調笑我們。儘他調笑就是。我們名稱雖有不合。愛情却是很真摯的。像他們這種人。我於他底細雖然不知。但以其人的二

舉一動看來。恐怕也是楊花水性之流。正與他的裝束相稱。萬萬敵不上我們。倆神聖的戀愛呢。妹妹你何必生氣。祇須記着。以後不必同這種人來往。就得了。麗娟猶自悶悶不樂。執中也爲之不歡。回到家中。見過了娘。正待回房安歇。他娘陶氏忽然想起一件事。說阿娟。你可有新近拍的小照沒有。麗娟說。都是和同學姊妹合拍的呢。陶氏問。你一個人獨拍的有沒有。麗娟道。那可在多年以前的了。陶氏命他拿來我看。麗娟依言。回房將粧檯上所放的一張獨立照片取下。交給他娘。然後回轉房中。解裙易履。執中也換了衣服過來。站在麗娟房門口。問妹妹你安置了沒有。麗娟回言。尙未。哥哥你進來罷。執中應聲進房。一眼看見梳粧檯上少一張照片。失聲說阿嚨。這裏妹妹的一張照片。誰拿去了。麗娟道。那是剛纔娘問我要去的。執中驚道。娘要你的照片做什麼用。麗娟道。誰知道呢。他先要我新近拍的。照片。我說新近都是和同學姊妹合拍的。一個人祇有數年以前所拍。他

就要了去咧。我也沒問他做什麼用呢。執中聞言。低頭不語。麗娟問他想什麼心事。執中笑說。沒有什麼心事。我想適間張家姊妹兩個。舉止完全不同。一個純乎堂子派。一個還有女學生的身份。可知受過教育和沒受過教育的人。令人一望而知。不能假借的。麗娟搖頭道。事體過了。還要講他們做什麼。我說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若使我們不替國良起這番勁。又何致有今兒這一段閒氣呢。執中恐麗娟提及氣話。又要着惱。不敢多言。隨意陪着他閑談了一陣。教他早些安歇。自己也回房去宿了一宵。但這一宵執中可輾轉牀褥。未能成寐。倒也並不是爲張大小姐幾句話。致令他神經上受着了重大激刺的緣故。却反覆思維。於他嬌娘要去麗娟一張照片這件事上。大有可疑。想妹妹何以還這般糊塗。不顧危險。當前還不知他是有意或是無意。若是有意的話。想我二人誓海盟山。神天共鑒。妹妹決不是這般輕諾寡信之流。倘說無意的話。妹妹素日聰明伶俐。聞一知十。

又。何。致。彰。明。較。著。這。件。事。他。倒。又。漠。然。無。覺。了。呢。未。免。令。人。難。以。索。解。或。者。我。料。事。神。經。過。敏。要。照。片。不。是。爲。着。說。親。之。用。則。娘。要。女。兒。的。照。片。還。有。什。麼。別。的。用。處。倘。若。祇。爲。着。便。於。取。看。何。以。連。與。同。學。姊。妹。合。拍。的。都。不。要。却。祇。要。他。單。人。獨。拍。的。這。一。張。呢。種。種。疑。團。聚。來。滿。腹。自。然。教。他。這。一。夜。難。以。安。枕。了。次。日。禮。拜。麗。娟。邀。他。同。往。教。堂。中。瞻。禮。原。來。禮。拜。日。教。堂。瞻。禮。也。是。近。日。學。界。中。一。部。份。人。的。新。奇。消。遣。無。論。在。教。不。在。教。到。禮。拜。這。天。都。喜。歡。奔。赴。教。堂。靜。坐。幾。點。鐘。聽。神。父。們。講。經。外。觀。固。然。都。是。信。道。敬。神。不。愧。青。年。道。德。然。而。實。際。上。敬。神。信。道。者。固。自。有。之。內。中。懷。醉。翁。之。意。者。却。也。未。嘗。無。人。皆。因。瞻。禮。無。分。男。女。於。是。乎。邀。朋。會。友。訪。愛。尋。親。者。自。不。能。無。所。借。重。了。卽。如。執。中。兄。妹。本。來。也。不。是。在。教。之。人。他。們。每。禮。拜。必。往。教。堂。聽。經。習。慣。成。了。自。然。自。己。也。說。不。出。其。所。以。然。呢。這。天。執。中。本。欲。將。自。己。懷。疑。的。這。件。事。向。麗。娟。提。起。一。句。探。探。他。可。有。什。麼。別。的。見。解。沒。有。因。見。

麗娟早起興緻頗佳。教堂中又遇見幾個同學。彼此說說笑笑。很爲得意。不願拿這些話來殺他的勝會。自己也終疑這種念頭。必係我神經過敏所致。一定爲着先前那姓張的女子。在大菜館中提及攀親。所以我念頭也錯轉到這上頭去了。妹妹心裏頭是明白的。故而肚中並不愁煩。我切不可將自己的多疑。去撩惹妹妹的煩惱。況且孀母若要替妹妹說親。也未必致於不先取妹妹的同意。冒冒失失。拿他的照片送出去之理。這件事一定是我錯的。萬一所料不差。也必須先探得我孀母的口氣如何。然後再告訴妹妹不遲。念頭轉定。他也不敢再向麗娟跟前吐露隻字了。就兩個人在路上走回家去的時候。也是指東話西。一句沒帶着正文。回到家中。更無多話。次日麗娟上學去了。執中安心想偵探他孀娘要去麗娟的照片。究爲何用。所以這一天杜門不出。皆因這種話當着面是不便問他孀娘的。祇能夠暗下用心。默察他們的一舉一動。有無疑似的痕跡。然後再從這上

頭入手偵探。方有把握。果然這天下午。來了個形跡可疑之人。是他們遠房親戚。稱爲三姑太太的。數日前曾來過一遭。今天又到這裏來了。他家地方狹窄。來客大都在起坐間中談話。執中一見三姑太太。不知怎的胸中頓覺疑潮起伏。心旌顛搖。彷彿大敵當前。危在眉睫的模樣。自己抑制不住。只想聽他們作何言語。無奈他們婦人講話。自己堂堂男子。怎能夠插身其間。聽他們的談論。沒奈何只得借懸掛畫片爲名。撥了張小橈。手執釘錘。到客堂中將所懸幾張西洋油畫。從上的換到下。從下的換向上。搬來搬去。連自己都說不出是何意思。幸得陶氏此時的與三姑太太話味正濃。倒也並不顧着他所作所爲呢。執中偷眼看三姑太太此刻手中正執着一物。在那裏一邊觀看。一邊點頭讚好。執中踞高望下。看他手中所拿的。不是麗娟的照片。是什麼。執中一見心房大震。手中所執的釘錘子也幾乎墜落下來。祇覺眼前一黑。兩耳齊鳴。幾乎無聞無見。幸得他心裏頭還清楚着。

曉得這是神經系受了重大激刺的現象。慌忙閉目定一定神。再睜開眼時。已一切如舊。祇心窩中還突突的有些發跳而已。那時三姑太太已看完照片。在那裏和陶氏談論了。他說現在那邊書是不念的了。新近進交易所學拍板。工錢雖祇三十元。日後的希望。可大得很呢。隔壁舅舅。從前不是冬夏一件呢夾衫的嗎。月前進了交易所。現在連包車都坐起來了。就是我家銀寶的爹爹。他不過偶然到交易所中跑跑。還不是正式做生意呢。聽說每天也常有十塊八塊錢的進款。究竟不知那邊銀子是怎樣賺法的。也許都丟在走路上。隨意讓別人前往拾取的呢。可惜我不認得這交易所開在那裏。不然也可以掩進去拾些銀子回來發發利市哩。陶氏笑說。你這太太動不動就說痴話。我們的正經還沒講完呢。你的照片幾時可以拿來。不能單拿別人家的去。我家阿娟脾氣也是嬌痴得很的。前兒要他照片。我雖則不會明言。也許他已知道我的意思。所以交給我一張二年

前胖時候所拍的小照。彷彿比現在還體面些呢。你於那邊雖說得天花亂墜。究竟人長人短。肥的瘦的。我也不曾見過。別的不妨日後面看。小照必須先拿來讓我看看。也好教阿娟見了定定心。他下禮拜六就要回來的。你要來務必在禮拜五以前送來給我。三姑太太笑說。嫂嫂你放心罷。我包管你家小姐看見了中意。這種少爺。真乃是天上少。二人間無雙不長不短不肥不瘦。皮膚又細又白。伸出手來。那裏像是男子的說句笑話。就我們年輕時候也敵不上他那般細嫩呢。執中聽到這裏。再也耐不住更聽了。從小櫬上一躍下來。丟下釘錘。一口氣奔回自己房中。倒在床上。咬牙切齒了一會。長嘆短吁了一會。自言道。這回大約死得定了。據嬸娘說。妹妹自己是有心的。所以特地揀此一張好照片給他。若果如此。倒也罷了。因爲妹妹歡喜。這樣我一個人的死死活活。倒沒有什麼希罕。只消他日後能得安享家庭樂趣。無論丟我在九霄雲外。我並無絲毫不願意的地方。祇愁。

他。也。是。糊。糊。塗。塗。同。我。一。般。的。無。知。無。覺。一。旦。曉。得。此。事。不。知。要。煩。躁。到。怎。樣。地。步。他。的。脾。氣。素。甚。剛。愎。若。有。什。麼。意。外。之。慮。嬌。母。祇。此。一。女。他。平。日。常。說。兒。子。是。靠。不。住。的。討。了。媳。婦。心。中。只。知。有。老。婆。不。知。有。娘。了。所。以。還。是。靠。女。兒。的。好。可。知。他。老。人。家。在。妹。妹。身。上。還。有。極。大。極。大。的。大。希。望。呢。現。在。他。還。沒。曉。得。我。同。妹。妹。的。祕。密。關。係。一。旦。有。什。麼。差。池。水。落。石。出。那。時。候。知。道。妹。子。是。爲。我。死。的。我。又。是。他。二。老。撫。養。長。大。這。樣。說。來。教。我。如。何。對。他。兩。位。老。人。家。得。住。休。得。說。置。身。無。地。了。就。教。我。這。張。臉。也。放。到。那。裏。去。呢。一。個。人。愈。覺。得。怕。起。來。了。起。初。還。打。算。寫。封。信。到。學。堂。中。告。訴。麗。娟。的。後。來。忽。轉。一。個。念。頭。覺。這。封。信。萬。萬。寫。不。得。因。爲。此。事。能。遲。一。日。讓。妹。妹。知。道。便。令。他。少。傷。一。天。心。况。且。早。告。訴。了。他。也。於。事。無。補。未。必。妹。妹。能。自。己。去。同。嬌。娘。談。判。說。我。已。有。執。中。不。再。要。別。人。了。仍。舊。是。悶。在。肚。內。不。可。告。人。的。何。必。急。於。要。令。他。知。道。呢。就。是。日。後。妹。妹。回。來。當。了。面。我。也。決。不。願。將。

這件事親口告訴他。甯使讓嬌母自己同他講。或者由他親從別處打聽出來。皆因我自己已惹了禍。萬不可再將這傷心消息由我口中傳入他的耳朵之內了。萬一妹妹竟如嬌娘說的知道此事。而瞞着我的話。我自己對他說了。反顯得我器量狹窄。也教妹妹置身何地呢。所以想前慮後。莫妙於守口如瓶。致於筆墨痕跡更一點兒不能輕着了。可憐他一個人愁腸栗碌。心緒萬千。在房中橫了一會。坐了一會。覺得橫也不好坐。也不好起來。踱了一會。又覺這間房太小了。三兩步就須打轉。未免難以展足。悶不過關了房門出來。信步所至。走了幾條馬路。愁人眼裏覺得往來行人盡都是垂頭喪氣。沒幾個昂然闊步的。心中暗想。莫非他們這班人也有傷心的隱衷。難以告人嗎。正胡思亂想。忽然有個人高喚執中兄。何往。執中對那人一看。陡的怔了一怔。不知此人是誰。且待下回分解。

益世之言

滅蠅之唯一時期

中華衛生教育會
副幹事醫學博士 高鏡郎

近日天氣和暖。百物向榮。轉瞬之間。蒼蠅復將成隊而出。侵掠人羣。稍有智識者。莫不惴惴焉慮蠅禍之將至。蓋蒼蠅之害人。皆知之。但欲殲除之。苦無良法耳。然試一究其生理。則知殲除之實亦易事。蓋於溫帶區域。每至秋後。蠅類多已凍斃。所剩者僅少數成蠅。伏處閣樓地窖煙窗側縫牆角門後。以及屋內他種僻靜之處。蟄度冬日。一經春風吹噓。蠕蠕復甦。欣欣然振翼而出。繁育其子嗣。每一母蠅。平均計算。能產子一百二十粒。二星期後。蠅子即孵化成蠅。四十日後。一蠅所產。已至八百餘磅。如遲至九月。則今日一蠅。所產者連接而引長之。可繞地球赤道八百八十周。蠅類繁殖力之偉大。如斯。宜乎吾人往昔擲多數之金錢。費無限之精神。終猶杯水之於薪火。鮮克有成焉。故最經濟最簡單而又最具功效者。莫如家家捕此少數傳種接代之蠅。而盡殲之。則蠅類之盡。猶反掌耳。

今晚若吞服清導丸

使面容喜樂與愁苦不同凡患大便秘結以及一切因便閉所起各症者均面現憔悴之色也即如疾



明晨定覺清健爽適

出售或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四川路十六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瓶可也

清導丸能使面容與前大不相同也

病頭痛 胃口不開 肝火上升 肝經失調 神疲頭暈等症均由便秘而起服清導丸使大便有序則諸恙悉去且免痢疾腹瀉之患並止痔瘡痛苦也福州西鄉五都上朱村朱善新先生來示云鄙人父子體質均不甚強兼之年事既高操勞過度每覺頭痛神疲大便閉結小兒立模年雖強壯然自畢業以後擔任英文教習腦力多用亦屢患頭暈腹痛腸結便塞諸症承友人指示均購服清導丸藥到病除精神快爽百倍尋常足見誠心濟世名不虛傳此丸洵推至寶也今晚試服清導丸明晨即覺舒暢矣 紅色清導丸凡經售西藥者均有

美國邁騰博士原著

青年立業指南

▲有志欲謀職業者不可不讀 ▲欲變更職業者不可不讀
▲欲求進益之青年不可不讀 ▲欲得勝利之青年不可不讀

青年根本上之修養
青年能力上之資本
青年職業上之選擇
父母職業之影響
職業之研究
任事之研究
職業之變換問題
商人應具之外貌
商人應有之態度

性情與事業之關係
決斷之能力
訓練之價值
認真任事之毅力
升遷之研究
任事之精神
談話之研究
健康之注意
身心之保衛
精力之運用

儲蓄之必要
精良之販賣術
獨立營業之利害
借資營業之利害
得人信任之術
信用基本之研究
用人與知之研究
待遇之廣告術
成功之格言

全書洋裝兩册定價大洋一元

以下各書概售七折外埠函購郵費加一

上海愛而近路 慶祥東里 中華新教育社發行

分售處 上海福州路 世界書局 各省世界書局分局

本社出版新書一覽表

- 生利指南 三册一元六角
- 九散膏丹自製法 四册一元二角
- 百花栽培秘訣 四册八角
- 清代閩秀詩鈔 四册一元
- 小幻道人遺著 價四角
- 盲談偶錄 價四角
- 研究致富 價七角
- 吳留都選批 價七角
- 杜少陵詩選 價七角
- 諸葛亮言行錄 價七角
- 歷代名將寫真錄 價七角
- 劉伯溫註解 價七角
- 神祕預覺術 價七角
- 朝野豔異軼聞 價七角
- 閩侯王傳 價七角
- 雪隱秘史 價七角
- 偵探 價七角
- 探中探 價七角

投稿簡章

- 一本雜誌除長篇外其餘短篇小說及各種小品文字一律歡迎投稿
- 一 小品文字以滑稽有味者為合格
- 一 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 一 來稿一經刊出著作權即歸本社所有
- 一 酬資由本社酌定每逢陽歷月底結算憑簽字單向會計部支取
- 一 却酬者請於稿末註明揭載後酌贈本期雜誌一册或數册
- 一 來稿無論登否概不發還惟附有郵費及掛號費者不登當於一個月內奉璧
- 一 投稿者請逕寄上海開北寶山路西虬江路世界書局紅雜誌編輯部收
- 一 抄襲家幸勿惠顧

The Scarlet Magazine.

Published By The World Book Co; Ltd Shanghai.

全年	半年	零購	發行所	總發行所	印刷者	發行所	編輯主任	嚴獨鶴
五十册	廿五册	每册	北京天津	上海	上海	上海	嚴獨鶴	
實售四元	實售二元	實售一角	天津	上海	上海	上海	嚴獨鶴	
外國四分	日本三分	每册郵費	廣州	上海	上海	上海	嚴獨鶴	
			長沙	上海	上海	上海	嚴獨鶴	
				上海	上海	上海	嚴獨鶴	
				上海	上海	上海	嚴獨鶴	
				上海	上海	上海	嚴獨鶴	
				上海	上海	上海	嚴獨鶴	
				上海	上海	上海	嚴獨鶴	

版權所有不准轉載

△價

▽目

北京天津

廣州長沙

世界書局

上海

上海

世界書局

上海

上海

世界書局

上海

上海

世界書局

上海

上海

世界書局

上海

上海

世界書局

上海

上海

世界書局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寶號欲求營業發達……

▲請至世界書局接洽



代撰文體
代繪圖畫
代做廣告
代擬商標
代製仿單
代謀推廣

商戰競爭日烈凡百營業非推廣
難以戰勝本局特聘商業專門人
才設立信託部代辦各商店一切
推廣事宜一經委託無不盡心劃
策力謀發達俾獲厚利而圖久遠
各大商號盍速來乎



▲印刷考究……

▲取值低廉……

▲約期交貨……

▲決不遲延……

本局自備各種鉛印五彩石印並請專門技師承印下列各種印刷盡心從事如有委託無任歡迎

承印

傳單·廣告·月份牌·股票
商標·招貼·文憑·卡片·仿單
錢票·鈔票·委任狀·禮券

上海四馬路中市紅屋世界書局謹啓